

正朝六道普說

師云。諸佛子。汝等。洗心。諦聽諦聽。卽今四大各離。靈識獨露。雖然似隔山河石壁。卽此靈知往返無礙。遊歷十方塵刹絕跡。不問遠近。瞬目之頃。請則便到。或在地獄者。或在餓鬼者。或在畜生者。或在修羅者。或在人道者。或在天道者。今癸卯臘月三十日。盡在這裏。歷歷明明。聽我言說。且道。卽今說話底。能聽底。是生耶。是死耶。是滅耶。是不滅耶。是來耶。是去耶。是有耶。是無耶。咄云。生也不可得。死也不可得。滅也不可得。不滅也不可得。來也不可得。去也不可得。有也不可得。無也不可得。只這不可得底。亦不可得。畢竟是個什麼。良久云。驀得翻身超劫外。鑊湯從此却清涼。

師陞座。良久云。諸佛子等。還委悉麼。於斯若能委悉。不問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道天道。便與佛祖爲師。其或未然。山僧爲汝等。說些葛藤。諦聽諦聽。汝等自無始已來。至于今日。妄執四大。爲自身體。妄想分別。爲自真心。從朝至暮。終年竟歲。身口意三。造諸惡業。輕重不等。或入地獄者。或墮餓鬼者。或墮畜生者。或墮修羅者。或在人道者。或在天道者。今甲辰正月初一日。摠在這裏。汝等各各。放捨諸緣。休息萬事。懺除多生重罪。歸

依自心三寶。佛法僧寶。可以爲汝等之善知識。爲汝等之大導師。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依此而成正覺。十方世界廣度衆生。皆令成佛。未來諸佛菩薩。不依此而成正覺者。無有是處。若要種智圓明十號俱彰。須是歸依自心三寶始得。歸依者。捨妄取真之義也。卽今了了覺悟。虛明靈妙。天然無作者。是汝佛寶。永離貪愛。雜想不生。心光發明。照十方刹者。是汝法寶。清淨無染。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獨露堂堂者。是汝僧寶。諸佛子。是爲汝等真歸依處。是爲一心三寶。汝等還了徹也未。若能了徹。法法圓通。塵塵解脫。三途六趣。不復輪迴。其或未然。更舉古聖入道因緣。令汝開解。三祖璨大師。初參二祖云。某甲罪重。請和尚懺罪。二祖云。將罪來與汝懺。三祖良久云。竟罪不可得。二祖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三祖云。我見和尚是僧。未審如何是佛法。二祖云。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三祖云。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佛法無二也。二祖云。如是如是。諸佛子。旣云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什麼處。良久云。若窮起處不得。是爲罪性本空。還無疑也無。於斯的的無疑。不妨正眼豁開。其或未然。又舉一段。令汝除疑。古云。見色便見心。衆生只見色不見心。豎起拂子云。這

個是色。那個是汝等心。又豎起云。這個是汝等心。那個是色。擲下云。卽色卽心當處現時人撥象覓空心。

崔尙書請對靈小參

師陞座。喚云。羅氏靈魂。羅氏靈魂。還會麼。若也不會。爲汝破疑。羅氏靈魂。六十三年前。四緣假合。假名爲生。生不會生。六十二年後。至于今日。四大離散。假名爲死。死不隨死。既不隨死。又不曾生。生死去來。本自無實。生死去來。既無實則。虛明獨照。劫劫常存。羅氏靈魂。爲首。諸佛子等。這一點虛明。三世諸佛說不及。歷代祖師傳不到。既說不及。又傳不到。四生六道。一切衆生。各各本來具足。既本具足。喚什麼作生。喚什麼作死。喚什麼作來。喚什麼作去。喚什麼作苦。喚什麼作樂。喚什麼作古。喚什麼作今。既無生死去來。苦樂古今。這一點虛明。淨保保赤灑灑沒窠臼。如是則盡十方世界。無內無外。是可淨妙佛土。是可無上佛土。是可無量佛土。是可不思議佛土。是必不可說佛土。既有如是佛土。辨會施主。崔氏等。今請山僧。舉揚此段大事因緣。追薦亡母羅氏靈駕。且道。在那個國土中。良久云。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下座。

趙尙書請對靈小參

師陞座。以竹篋打香托一下云。蔡氏靈駕。還會麼。於斯會去。驀然踢着本地風光。若也不會。且聽葛藤。蔡氏靈駕。五十餘年。遊於幻海。作諸幻事。今朝不覺四大離散。各歸本處。唯一點虛明。朗然獨照。不問遠近。請則便到。山河石壁。不能障礙。只此光明。十方刹海。逗塞虛空。頭頭物物。晝夜六時。熾然常現。所以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草木叢林。盡作師子吼。一處現身。千處萬處。同時出現。一處說法。千處萬處。同時演說。一身現多身。多身現一身。一法爲萬法。萬法爲一法。如帝網珠互相攝入。如大圓鏡影像交參。其中一切衆生。不問僧俗。不問男女。不問有智無智。有情無情。來者去者。存者亡者。悉皆成佛。蔡氏靈駕。還會麼。於斯。的的無疑。透過玄關。便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把手共行。他方此界。任自逍遙。其或未然。且聽末後一句。以竹篋打香托一下云。驀地一聲翻一擲。大圓覺海任優遊。喝一喝。下座。

長興寺願堂主請六道普說

師良久。以竹篋打托一下云。承懿公主仙駕。李氏靈駕。諸佛子等。還會麼。四聖六凡。從

此而分。四聖六凡。從此而合。汝等還會麼。若也不會。爲說一言。今汝等歸家。諦聽諦審。承謔仙駕。李氏靈魂。若論此段大事因緣。不問在地獄道者在。餓鬼道者在。畜生道者在。修羅道者在。人道者在。天道者。各各本來具足。從朝至暮。從暮至朝。行住坐臥。運轉飢寒。或善或惡。或苦或樂。於一切處。用之千般。但是迷悟有殊。所以長受快樂者。長受極苦者。兩境不同。諸佛子。一點靈明。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解脫無依。活潑潑地。無所滯礙。雖無形狀。雖無處所。而能通貫十方世界。徧入諸佛法界。頭頭上明。物物上現。取之不得。捨之常存。自從無量廣大劫來。生不隨生死。不隨死。他方此界。往返無蹤。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六根互現。了了分明。諸佛子。還無疑也未。於斯。的的無疑。不妨正眼豁開。續佛慧命。超師機用。大振玄風。若更有疑。又舉一着。除去餘疑。着着眼。舉起棒云。還見麼。打下云。還聞麼。既見既聞。是個什麼。便下座。

爲申白大禪師對靈小參

諸法從緣生。緣盡法還滅。六十二年遊幻海。收因結果渾歸真。根塵脫盡無餘物。撒手便行却外身。喚云。申白尊靈。還果如此。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其或未然。且聽末後一句。

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掛大虛中。

解制上堂 太后送袈裟一領

師拈法衣云。大庾嶺頭提不起處。爭之不足。放下便相應時。讓則有餘。熏香云。豈是千聖不傳。爭乃一子親傳。大眾會麼。卷舒雖在我。收放亦由君。披衣。師指法座云。這個。多少人。登不到。踢不着。山僧。不動步。不轉身。便登去也。大眾看看。師拈香祝聖罷。欽衣敷坐。良久云。只這個是主句耶。賓句耶。把住句耶。放行句耶。大眾還辨得麼。若能辨得。便請散去。若辨不得。且聽葛藤。最初一句。末後一機。三世諸佛不知。歷代祖師不會。拈向諸人面前。打鼓普請看。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籃。二千年前也伊麼。二千年後也伊麼。九十日前也伊麼。九十日後也伊麼。上無諸佛可仰。下無衆生可度。說甚長期短期。說甚結制解制。拈拄杖卓一下云。截斷兩頭。不居中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喝一喝云。珍重。便下座。

對上昇大王殯殿小參

師拈香云。信手拈來。燕向爐中。奉爲上昇大王覺瓊仙駕。豁開千聖之耳目。徹證自己之

靈源。便挿。師據座。良久。拈拄杖云。大王會麼。四十五年。游戲人間。作三韓王。利益羣氓。今朝緣盡。風火先去。地水猶存。大王諦聽。這一點虛明。也不屬地水。也不屬火風。也不屬古。也不屬今。也不屬去。也不屬來。也不屬生。也不屬死。既摠不屬。一點子。即今向什麼處去也。舉拄杖云。還見麼。卓三下云。還聞麼。良久云。擊碎虛空無內外。一塵不立露堂堂。翻身直透威音後。滿月寒光照破床。擊香臺一下。下座。

臘月八日晚參

師陞座。兩班問訊畢。拈竹篋。乃云。山僧。自方丈出來。陞于此座。侍者問訊。首座問訊。維那問訊畢。更有什麼事。僧出云。今日臘八。師云。入衆去也。舉竹篋云。家中一個物。上見無頭。下看無尾。明如日。黑似漆。世界未興前。山河滅盡後。衝塞大虛中。三世諸佛。也奈何他不得。歷代祖師。也奈何他不得。天下老和尚。也奈何他不得。汝等諸人。還有奈何得底麼。良久。以竹篋打卓一下云。百雜碎了也。珍重。便下座。

庚戌九月十六日國試工夫選場垂語

師陞座。良久云。破却古今之窠臼。掃盡凡聖之蹤由。割斷衲僧之命根。奪却衆生之情

解。變通殺活總在臨時。號令權衡都歸掌握。三世諸佛也只如是。歷代祖師也只如是。天下老和尚也只如是。山僧只將如是之法。奉祝我主上殿下萬歲萬歲萬萬歲。色身與法身無窮。壽命與慧命無盡。伏請諸人。各須實答。切莫妄通消息。學者到門。師又云。行到說不到。未時能行。說到行不到。未時能說。直饒說到行到。總是門外事。入門一句作麼生。學者皆無語而退。

入門三句

入門句分明道。當門句作麼生。門裏句作麼生。

三轉語

山何嶽邊止。水何到成渠。飯何白米造。

十七日垂語

師拈香罷。陞座。良久云。疑團落處。終無兩樣風光。眼孔開時。別有一壺春色。始信斬新日月。方知時地乾坤。更須踢着上頭關。打破祖師關捩子。頭頭物物縱橫得妙。句句言言超宗越格。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建立亦在我。掃蕩亦在

我。說道理亦在我。不說道理亦在我。爲甚如此。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以拄杖卓一下云。還有這般底衲僧麼。出來道看。學者到門。師又云。進一步則大地平沈。退一步則虛空撲落。不進不退有氣死人。且作麼生進步。學者皆無語而退。

工夫十節目

盡大地人。見色不超色。聞聲不越聲。作麼生超聲越色去。既超聲色。要須下功。作麼生下個正功。

既得下功。須要熟功。正熟功時如何。

既能熟功。更加打失鼻孔。打失鼻孔時如何。

鼻孔打失。冷冷淡淡。全無滋味。全無氣力。意識不及。心路不行。時。亦不知有幻身。在人間。到這裏是甚時節。

工夫既到。動靜無間。寤寐恒一。觸不散。蕩不失。如狗子見熱油鑪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時。作麼生合殺。

驀然到得。如放百二十斤擔子相似。啐地便折。曝地便斷。時。那個是你自性。

既悟自性。須知自性本用。隨緣應用。作麼生是本用應用。

既知性用。要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

既脫生死。須知去處。四大各分。向甚處去。

王師封崇日普說 辛亥八月二十六日

師陞座。拈拂子。良久云。汝等諸人。還會山僧深深意旨麼。只恁麼散去。已是多事在。更待山僧。開兩片皮。說黃道黑。白雲萬里。所以云。言無展事。句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擬心卽差。動念卽乖。不擬不動。水沉石頭。故我祖師門下。驀路相逢。無你轉身處。舉令而行。無你開口處。跨一步云。鐵壁银山。眨得眼來。電光石火。三世諸佛出現。也只是望崖而退。歷代祖師出頭。也只是屈伏藏身。若是生鐵鑄就底漢。等閒一着。抹過大盧。直得南山鼈鼻吞却東海鯉魚。陝府鐵牛撞倒嘉州大像。三界拘繫不得。千聖羅籠不住。從前萬別千差。當下七通八達。一一圓成。一一明妙。還有這般底麼。若果如此。王恩佛恩。一時報足。拈拄杖云。其或未然。且聽杖子。下個註脚。便擲下。

甲寅臘月十六日。敬孝大王水陸法會對靈小參。

師敷座良久。拈竹筴。打卓一下云。上昇大王覺瓊仙駕。還會麼。若也不會。聽我一言。這一星兒。從無量劫以至于今。昭昭靈靈。湛湛澄澄。歷歷巍巍。恢恢瑩瑩。種種法門。種種智慧。種種方便。種種殊勝。種種行願。種種莊嚴。盡從這一點子裏出來。這一點子。雖在六凡而不減。雖處四聖而不增。四大成時而不增。四大壞時而不減。如今在此檜巖寺。了了明明。聽我言說。且道。這聽法底。是凡耶。是聖耶。是迷耶。是悟耶。是生耶。是死耶。是無耶。是有耶。畢竟在甚麼處。良久打卓一下云。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則知君不可見。遂擲下竹筴。下座。

六道普說

師敷座。橫拈竹筴。良久乃云。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趣。令心所向皆無礙。上昇大王覺瓊仙駕。爲首。六道中諸佛子等。還當淨其意如虛空麼。其或未然。更聽註脚。此正覺之性。自古至今。上至諸佛。下至六凡。一堂堂。一一具足。塵塵上通。物物上現。不待修成。了了明明。或在地獄中者。或在餓鬼中者。或在畜生中者。或在修羅道者。或在人道者。或在天道者。今蒙諸佛加被。總在座下。覺瓊仙駕。泊諸佛

子等。遂舉竹筴子筴。還見麼。擊一下云。還聞麼。既了了見。既歷歷聞。且道。畢竟是個甚麼。良久云。佛面猶如正滿月。亦如千日放光明。以竹筴擊香臺一下。便下座。

丙辰四月八日結制上堂

師拈香。祝聖畢。陞座。豎起拂子。良久云。家中一個物。無奇無特。無頭無尾。明如日黑似漆。常在諸人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山僧。今日等閒收得來。拈向諸人面前。汝等諸人。還會這個麼。只恁麼會得。猶是鈍根。更若遲疑。驢年夢見。傳禪傳教。正是好肉剗瘡。談論談經。亦是眼中着屑。山僧。今日。無禪可說。無教可傳。只以三世諸佛說不及底。歷代祖師傳不到底。天下老和尚參不透底。今日一時拈出。橫按拄杖云。還會麼。不唯直節虛心。亦解興雲致雨。擲拄杖。下座。

不示勝宗禪和

這一點子都無巴鼻。三世諸佛說不及。歷代祖師傳不到。既說不及。又傳不到。向什麼處下筆。向什麼處着言。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指示一珠首座

欲決了此段大事。須發大信心。立堅固志。將從前所學所解佛見法見。一掃掃向大洋海裏去。更莫舉着。把八萬四千微細念頭。一坐坐斷。但向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提起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末後一句。盡力提起。提來提去。拶來拶去。靜中動中。不舉自舉。寤寐二邊。不疑自疑。驀到這裏。只待時刻。其或舉起。冷冷淡淡。全無滋味。無捧荷處。無着力處。無分曉處。無奈何處。切莫退之。正是當人着力處。省力處。得力處。放身失命之處也。

示宏藏主

這醜皮袋子裏。有一個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人人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喚作毗盧師法身主。宏上人。爾會麼。會來也喫三十棒。不會來也喫三十棒。畢竟如何。懶翁也合喫三十棒。且道過在甚麼處。速道速道。

示覺成禪和

真實決定。欲成此段大事因緣。立決定信。生堅固志。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提起本叅話頭。提來提去。疑來疑去。不覺參到話頭不提自提。疑團不疑自疑之地。翻身一擲。更

無閒言長語。其或未然。話頭或時明白。或時不明白。或現或不現。或有或無。或間斷或不間斷。是爲信心不堅。立志不固。如此虛送日月。空受信施。他時後日。未免闍羅老子打筭飯錢。是謂空來世上打一遭耳。何暇更求閒言長語。長句短句。東指西指者也。思之思之。

因雲禪者有疾示之

汝得於重病。未審是何病也。是身病耶。是心病耶。若身病者。地水火風四緣假合。四大各有其主。誰是病者。若心病者。心如幻化。雖有假名。其體實空。病從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痛苦者從何處來。又能知痛者是個什麼。請如此審察。看來看去。驀然省得。是予所願也。至囑至囑。

示志得侍者

你真實欲求此段大事因緣。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提起燒了散了那個是我性話。提來提去。疑來疑去。靜中鬧中切莫間斷。或寤或寐。須要一般。一切處一切時。歷歷明明。有時喜有時怒。話頭不再舉而自現。若能實到這個田地。疑團破。正眼開。近矣。其或未然。日

日夜夜。隨波逐浪。隨羣逐隊。昏散相半。念念差違。被諸善惡聲色所牽。今年也怎麼過。明年也怎麼過。你若如此。則直待彌勒下生。也未有人手底時節。

示睦相國仁吉

此事不在在家出家。亦不在初參後學。又不在多生熏煉。忽得開發。只在當人一念真實的的信字裏。所以佛云。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諸公或在家中指揮雜事時。或在上官判斷公事時。或迎接。或語言談笑。或喫飯。或喫茶。或行住。或坐臥。畢竟是個什麼。但怎麼參。參來參去。看來看去。不覺大笑時。始知此段大事。本不在剃染出家。苦行持戒。蒲團竹倚裏。

示得通居士

你若欲究這般事。不在僧之與俗。不在男之與女。不在初參後學。亦不在多生舊習。只在當人一念真實決定字裏。你既如此信得及。但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提起僧聞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末後一句盡力提起。提來提去。靜中間中。公案現前。或寤或寐。話頭明明。話頭不提自提。疑團不疑自疑。正如急水灘頭月。觸不散蕩不失。真實

到此田地。不待年月。薰得一迴通身汗流。則默默自點頭矣。至囑至囑。

答李相國 齊賢

承諭。相國臨別。面稟藥病之言不輕。故山僧不惜口業。揚於家醜。此事不在僧俗。不在老少。不在初參後學。只在當人決定信心耳。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皆以決定信心而成道。果若不依此而成正覺者。無有是處。是以佛言。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相國年少時。高登科第。作一國政丞。作一國文中之王。爲國重寶。又能留心此法門中。若比古今賢人。勝於他百千萬倍。雖能留心此個法門中。今生打未徹。恐道力不能勝業力。百年之後。處處不得自在。若果未徹。則伏請起大決定之志。二六時中。着衣喫飯。語言談笑。於一切處。參個本來面目。或云。今生出來作此形體。是父母所生面目。那個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但只如此參。參來參去。參到心思路絕。意識不行。沒滋味。沒摸索。肚裏悶時。莫怕落空。正是相國得力處省力處。正是相國安身立命處也。至囑至囑。

又



前進嶺梅。分付信物。及迴言內。曾於無字話提撕。山僧未審相國。曾參無字話。故親傳消息。今聞相國更求之言如此做。又却切怛。幸望留心。古人留下一言半句。令諸人立定脚頭。不爲移易。常於日用間。雖有千差萬別之事。志在上面。不隨他變。則何必改參也。况舉起別話頭時。曾參無字不離。則必然無字上。有少熟也。切莫移動。切莫改參。但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舉起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末後一個無字。盡力提起。切莫待幾時悟不悟。莫管有滋味無滋味。亦莫管得力不得力。只單單提個無字。驀然拶到話頭。不舉自舉。疑情不疑自疑。心思不及。意識不行。百無滋味。如蚊子上鐵牛時。莫怕落空。此是從上諸佛諸位祖師放身捨命處。亦是老相國得力處省力處。成佛作祖之處也。於此忽得翻身一擲。始知道。一不造。二不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知申使廉與邦

若欲真實究明此段大事。不問僧之與俗男之與女。亦不問上中下根。亦不問初參舊學。只在當人立決定信。生堅固志。佛不云乎。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

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公妙年登高第。遇知今上。事務煩劇之時。又向此個門中的信無疑。要求修心方便。這個豈非世出世間第一等有大力量底人也。然而修心之要。更莫別求。吾在廣明時。曾爲公說底是個什麼話頭。常於一切處一切時。切莫放捨。提來提去。參來參去。不得有小間斷。行也只是是個什麼。住也只是是個什麼。坐也只是是個什麼。臥也只是是個什麼。着衣喫飯。屙屎放尿。迎賓對客。乃至判斷公事時。上前進退時。把筆作書時。畢竟是個什麼。但怎麼提。但怎麼參。參來參去。提來提去。驀然到得話頭。不提自提。不疑自疑。喫飯不知飯。喫茶不知茶。亦不知幻身在人間。身心如一。寤寐一般處。翻身一擲。到得這個田地。始知不改官職。不改俗形。不離火宅。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善知識。傳不到說不及底本有之事也。至囑至囑。

指空和尚起骨

一點虛明。了無所礙。一擲翻身。多少自在。以棒打托一下。喝一喝云。起。

入塔

口裏痛罵佛祖。平生氣壓諸方。鵲眼難能插背。元朝默坐多年。感得人天打供。一朝傳語還鄉去。八部龍天歎不還。故我今朝誠立塔。三韓境內鎮常安。法身徧法界。且道。還收入這塔中也未。若收不入。這個骨頭向什麼處安着。還有道得者麼。出來道看。出來道看。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喝一喝。良久云。須彌納芥猶容易。芥納須彌有甚難。

示覺悟禪人

念起念滅謂生死。當生死之際。須盡力提起話頭。話頭純一。則起滅即盡。起滅盡處。謂之靈靈。無話頭。則謂之無記。靈中不昧話頭。則謂之靈知。即此空寂靈知。無壞無雜。如是用功。不日成功。

爲智如上座下火

三緣和合暫時成有。四大離散忽得還空。二十七年遊於幻海。今朝脫殼慶快如蓬。大眾智如上座。向什麼處去。還會麼。木馬倒騎翻一轉。大紅燄裏放寒風。

爲二僧下火

慧澄首座。志因上座。這一點靈明。生來的的不隨生。死去堂堂不隨死。生死去來無干。

涉。正體堂堂在目前。以矩畫圓相云。大眾。這一上座。畢竟向什麼處去也。五十七年遊幻界。今朝撒手便歸鄉。個中消息誰能識。同入火光無處藏。

爲申白大禪師撒骨

灰飛大野。骨節何安。驀地一聲。始到牢關。咄。一點靈光非內外。五臺空鎖白雲閒。

爲志普上座下火

返本還源今正時。莫於中路滯狐疑。一星揮處翻身轉。九品蓮臺任自歸。

示淑寧翁主妙善

若欲成此一段大事。不在僧之與俗。男之與女。初機後學。只在當人究竟一念真實耳。我見翁主。天性與他有異。本無邪心。本無疑心。本無惑心。只有全心。欲求無上菩提之心。豈非過去無量劫來。親近善知識。熏習般若正法也。古云丈夫者。非是男形女相論之。只具四法而丈夫。何等四法。一親近知識。二聽聞正法。三思惟其義。四如說修行。具此四法。眞名丈夫。無此四法。雖是男形。不名丈夫。伏請翁主的信此語。但於日用二六時中。行住坐臥四威儀內。全精提起本參話頭。提來提去。疑來疑去。靜中鬧中不提自

提。或語或默。不疑自疑。或寢或悟。話頭現前。要忘不忘。要起不起。到此不覺翻身一擲。只此便是轉女成男。轉男成佛之處也。至囑至囑。

答妹氏書

自小出來。不記年月。不念親疎。以道爲念。已到今日。於仁義道中。不無親情及與愛心。我佛道中。纔有此念。便乃大錯也。請知此意。千萬斷除親見之心。常常二六時中。着衣喫飯。語言相問。所作所爲。於一切處。至念阿彌陀佛。念來念去。持來持去。到於不念自念之地。則能免待我之心。亦免枉被六道輪迴之苦。至囑至囑。

頌曰。阿彌陀佛在何方。着得心頭切莫忘。念到念窮無念處。六門常放紫金光。

代語

梁武帝問達磨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無語。保寧代云。吐舌示之。師云。天地一統。

宋太宗問僧甚處來。僧云。臥雲來。帝云。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保寧代云。遇明即現。師云。至化難逃。

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居何界。寂無對。保寧代云。陛下何處不稱尊。師云。叉手鞠躬。

誰不仰望。

高舍人問僧。十方總是佛。那個是報身。那個是法身。保寧代云。僧云。舍人更問阿誰。師云。師姑是女做。

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云。道甚麼。峰無語。保寧代云。拈臂便出。師代云。踢足出去。

南泉問良欽。空劫中還有佛不。欽云。有。泉云。是阿誰。欽云。良欽。泉云。居何國土。欽無語。保寧代云。繞禪床一匝出去。師云。居何國土。

勘辨

蓋地蓋聲蓋色。西乾四七自此忘機。東震二三從茲失口。鬧浩浩處明皎皎。明皎皎處鬧浩浩。直下如王寶劍。擬犯吹毛。伏屍萬里。更說什麼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更說什麼香象渡河。徹底徹流而過。更說什麼。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全殺全活。全明全暗。雙放雙收。爲而不爲。不爲而爲。真不掩僞。曲不藏真。拈拄杖卓一下云。諸人會麼。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遂擲下云。既已撲落。又非他物。畢竟是

個甚麼。喝一喝云。虎踞龍盤勢。山形雲影像。舉龐居士問靈照女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你作麼生會。照云。這老漢。頭白齒黃。作這個見解。士云。爾作麼生道。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乃云居士句到意不到。靈照意到句不到。直饒句意俱到。懶翁門下。未免一場埋却。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珍重下座。

解制日上堂

陞座良久云。只這個是主句耶。賓句耶。把拄句耶。放行句耶。大眾還辨得麼。若能辨得。便請散去。若辨不得。且聽葛藤。最初一句。末後一機。三世諸佛。師問座主。教家說一時佛。卽今在何處。主擬議。師喝出。復召主。主回首。師云。會麼。主云。不會。師云。更要打在主禮拜。師見三僧來禮。問云。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智不到處。道將一句來。僧無語。師云。智不在語。第二個如何。僧又無語。師云。第三個漆桶如何。僧亦無語。師云。老僧被汝勘破。且坐喫茶。

師問道士。從甚處來。士云。亳州來。師云。汝從亳州來。還見老君麼。士云。不見。師云。要汝眼作麼。士禮拜。師云。老君拜釋迦。

着語

古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師云。物見主眼卓豎。叉手叮嚀問祖翁。師云。自家本來契券何在。幾度賣來還自買。師云。磬聲斷後不得翻悔。爲憐松竹引清風。師云。利動君子。

結制上堂普說

師陞座。拈拂子云。大眾卷席散去。也是無事生事。無風起浪。雖然如是。法無一定。事無一向。且聽山僧葛藤。湛然本無變異。虛徹自有靈通。妙盡空忘功處。還歸寂照之中。這一句子。聲前露裸裸。蓋天二關。會罷。還檜巖。

詩

歎世四首

世事紛紛何日了。塵勞境界倍增多。迷風刮地搖山嶽。業海漫天起浪波。身後妄緣重結集。目前光景暗消磨。區區役盡平生志。到地依先不柰何。眨眼光陰飛過去。白頭換却少年時。積金候死愚何甚。刻骨營生事可悲。捧土培山徒自迫。持蠶酌海諒非思。古今多少貪婪客。到此應無一點知。

幾多汨沒紅塵裏。百計縈心正擾攘。五蘊稠林增翳鬱。六根冥霧競飄颻。沾名苟利蛾投  
燄。嗜色淫聲蟹落湯。膽碎魂亡渾不顧。細思端的爲誰忙。  
死死生生復死。狂迷一槩不曾休。只知線下貪香餌。那識竿頭有曲鈎。喪盡百年重伎  
倆。構成久遠却愆尤。翻思業火長燃處。寧不教人特地愁。

三歌 (此做永嘉證道歌體裁。而大半  
殘缺甚憾。俟異日得刻本補足)

已上若能一念了無生。錯錯元來終不錯。蟲也着。細也着。着着來來元不覺。驀得一聲急  
翻身。滿目虛空當撲落。或在非或在是。是非坑裏常憂喜。不覺亡身白骨堆。到了堂堂  
不自在。這枯骸忽悟來。廣却無明當下灰。從此恒沙諸佛祖。百千三昧也不猜。也不猜  
有何過無量擬議便爲過。若能運用似盤珠。劫石徒爲彈指過。也無法也無佛。也無心  
兮也無物。到此灼然似什麼。寒時向火燒桮棗。

懶翁三歌後

古珠隨方映色人之所迷也。而其清淨則表佛性。枯骸氣散肉敗。人之所遺也而往生存  
則行佛道。百衲卻錦綺綴破爛。掩肥膺禦□□耳。然非此無以莊嚴威儀。安處徒衆

入佛道見佛性矣。三歌首尾相應。脉絡相通。所以示後人也深且切矣。懶翁文字信手  
未嘗立思。吐出實理。粲然寫出。韻語琅然。師於世俗文字不甚解。亦可見焉。至於三  
歌如出二人之手。必其研精覃思而作者也。不然何以做永嘉句法哉。異日流傳西域  
當有賞音者。師弟子某等。請予書其尾。予既訓題。而又考其體。以塞其請。若其精微  
之奧。非魚焉知魚乎。

前朝列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文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重大匡韓山君藝

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知書筵事李穡書。

頌

送幻庵長老謁師翁 環來山火圍不覺全真格。大千世界一掌中。  
餘疑要決謁師翁。倒握烏藤活似龍。徹底掀翻明白後。大千沙界起清風。

送通禪人皈江南 通禪日暮五南歸。八十重樓去處無。  
叅方問道別無他。只要當人直到家。跬步不擡親躅着。何勞海外覓嘍囉。

送蘭禪者之江南 蘭禪日暮五南歸。八十重樓去處無。  
送蘭禪者之江南

此處虛空彼處空。明明似有竟無蹤。鷲從空外翻身轉。放出死蛇吞活龍。  
送杲山昇首座之江南

四句百非俱說破。杖頭挑日往江南。趙州八十重叅去。遺跡分明直到今。

唐道元求偈

叅禪只在起疑團。疑去疑來似火團。不覺全身都放下。大千沙界一毫端。

唐智全禪者求頌

叅禪學道信爲根。信得能超碧眼胡。自在縱橫全殺活。惡名從此滿江湖。

答上問妙淨明心(上謂恭愍王下做此)

妙淨明心是何物。應須切忌就言詮。山河日月兼星宿。物物和融體歷然。

上復請讚平山和尚

胸中極毒氣衝天。佛祖無能敢向前。臨濟狂風吹海外。三韓御室萬年傳。

示永昌大君

一念忘時明了了。彌陀不在別家鄉。通身坐臥蓮花國。處處無非極樂堂。

示廉侍中興邦

本自圓成不在言。何勞開口爲君宣。未興一念先提起。鷲蹋威音更那邊。

示李侍中巖

體徧河沙淨妙身。應緣能屈又能伸。面門出入無蹤跡。隨聖隨凡作主人。

示尹侍中桓

一片虛明絕妙玄。個中那有正兼偏。威音劫外靈芝草。不待春風色自鮮。

示黃二相石奇

言前無句擬何伸。妙語從來眼裡塵。欲識毘耶金粟意。不勞開口對賢人。

示威福相公

本地虛然一物無。人人向外妄區區。也無定法傳持得。何事神光立雪求。

示南窓田相公

一掌揮開向上關。還如桶底脫塵歡。又能一擲翻身轉。普地普天霜雪寒。

示李尙書

重修寺院接方來。南北禪和去再回。又向西心勤念佛。蓮花上品自然開。

示李少卿

誤聽虛明遠遠來。誠心極處免輪迴。莫分僧俗與男女。一擲翻身正眼開。

示洪相國仲元

屈尊忘倦遠登山。更歷深菴道者看。向道誠心勤又重。必當參透祖師關。

世利功名能幾年。筭來只是百年前。一朝驚蹋真空地。越聖超凡透劫先。

示辛相國廉

一別神光再不逢。多年相憶在心中。今朝驚面相看笑。深意誰能敢得通。

示諸念佛人

深沈無語意彌長。妙理誰能敢度量。坐臥行來無別事。心中持念最堂堂。

自性彌陀何處在。時時念念不須忘。豁然一日如忘境。物物頭頭不覆藏。

彌陀憶念不須問。二六時中子細看。驚得一朝親憶着。東西不隔一毫端。

人人錯步不還鄉。山野殷勤又發揚。忽憶念頭俱熱處。翻天覆地覺花香。

念念無忘憶自持。切忌求見老阿彌。一朝忽得情塵落。倒用橫拈常不離。

幾劫勞勞六道迴。今生人道最爲稀。勸君早念彌陀佛。切莫閒遊失好時。

示杏村李侍中巖

大地春迴剎剎融。杏花村裏最無窮。南來燕語通閒室。北往鴻聲透靜空。雨洗桃紅宣妙

理。風吹梨白振玄風。塵塵齊唱西來意。何處勞勞覓祖翁。

示金按廉

堂堂寶器在家中。價直娑婆現有蹤。三角高超三界外。一身徧剎一真空。通天大口霜花

白。滿肚寒灰發燄紅。便是堅剛玄妙體。恒河沙劫用無窮。

示朴判書成亮

提起話頭末後句。翻來覆去起疑情。疑來疑去無疑處。撥轉虛空笑一聲。

贈洪侍中

帝化旁分現妙真。三秋四法利羣民。當陽那肯纖機露。冰雪重重絕點塵。

和圓定國師頌

東海幽巖畔。孤高有一峰。圓通觀自在。悲願戶何封。松韻塵塵掃。潮音處處逢。補陀山上士。無物不真容。

和高城安尙書韻

千古高風各在人。何須今日始爲珍。通身徹骨無餘物。此個元來絕妄塵。

禮江南洛伽窟

妙相元無相。觀音處處通。我來看石洞。却是一窟窿。

謝空都寺惠刀

殺人刀活人劍。只在當人一手。忽得今朝來惠我。尖利刃出霜風。

警世

百年只是暫時間。莫把光陰當等閒。努力修行成佛易。今生差過出頭難。無常忽到教誰替。有債元來用自還。若要未經閻老案。直須參透祖師關。

金烏東上月沈西。生死人間死不齊。口裏吐將三寸氣。山頭添得一堆泥。塵緣擾擾誰先覺。業識茫茫路轉迷。要脫輪迴無別法。祖師公案好提撕。

寒暑催人日月流。幾多謹喜多幾愁。終成白骨堆青艸。難把黃金換黑頭。死後空懷千古恨。生前誰肯一時休。聖賢都是凡夫做。何不依他樣子修。

題利嚴尊者塔

徧歷諸方咨決了。至今唐漢有遺蹤。我來禮塔非他意。只爲三韓振祖風。

幻庵傳寫五位註頌來看因以題前

曹洞宗風事若何。崑崙白鷺兩交加。君臣偏正能回互。不坐那邊是作家。

住清平山偶題

江湖歷盡十餘年。慕得胸中自豁然。有問清平成底事。飢飧渴飲困安眠。

讚指空

摩竭陀中看般若。忽然三處頓忘形。當時若負衝天志。何必南天見普明。咦。大元默坐無人識。罵動皇天振地聲。

自讚

打破虛空出骨。閃電光中作窟。有人問我家風。此外更無別物。



叅見指空。喪亡自宗。咄。這瞎漢。反入羅籠。

○臨濟下第十九世 高麗忠州青龍寺普覺國師。師諱混修。字無作。號幻庵。本姓趙氏。廣州豐壤縣人。考諱叔鶴。妣慶氏。父宰龍州。以延祐庚申三月十三日生。師于治所。嘗一日出獵。見一鹿。走且止而顧視者再。欲發矢。異而顧之。有其兒鹿。追母而來。乃歎曰。獸之念母。與人何別。卽罷獵。不數月病終。妣奉喪。提孩而舁。師少嘗嬰疾。卜之。曰。此兒出家終不病。作大和尚矣。年甫踰一紀。妣謂師曰。汝生之初。汝父以憐汝故。感鹿母兒。以休其獵。是汝慈仁護生之道。已現於襁褓之日矣。況卜者言然。令投大禪師。繼松祝髮。訓習內外典。至正紀元辛巳。赴禪選。登上上科。戊子秋。入金剛山。攝心不寐。脇不暫衡。工夫日進。後往忠州之青龍守。西麓構一菴。扁曰宴晦。蓋自表其心迹也。又入五臺山。居神聖菴。時懶翁勤和尚。亦住孤雲菴。數與相見。咨質道要。翁後以金襴袈裟象牙拂山形杖遺師爲信。洪武三年秋。國設工夫選。懶翁主試。翁下一語。諸衲無能對者。師最後至具威儀。立堂門陞下。翁問如何是當門句。師上陞。答曰。不落左右。中中而立。問如何是入門句。師入門曰。入已還。同未入時。問如何是門內句。師曰。內外本空。中云何立。翁又

以三闕問曰。山何岳邊止。答曰。逢高卽下。遇下卽止。問水何到成渠。答曰。大海潛流。到處成渠。問飯何白米做。答曰。如蒸沙石。豈成嘉饗。翁乃肯之。辛禡王時。冊爲國師。洪武壬申九月十八日。(佛紀二四一九年)命作遺書。又謂門人曰。吾行在今晚。可請州官封印。至晚坐曰。如今臘除已到。吾當逝矣。卽說偈。儼然示寂。茶毗于宴晦之北麓。骨色白如雪。門人紹安。奉遺書以聞。上命攸司。賜諡曰普覺。塔曰定慧圖融。差遣內臣。監其厝骨。又敕工造浮圖。以其年後十二月甲申。窆于青龍寺之北岸。壽七十三。臘六十。師與王師圓應尊者。粲英。俱爲太古門徒之首焉。

○臨濟下第二十世 朝鮮王師妙嚴尊者。師諱自超。號無學。所居曰溪月軒。世壽七十九。法臘六十一。俗姓朴氏。三岐郡人也。父仁一。母蔡氏。夢日射懷。有娠生師。年十八。依慧鑑國師。上足弟子小止禪師。薙髮具戒。至龍門山。咨法于慧明國師。名法藏國師示法已。乃曰。得正路者。非汝而誰。遂令居浮圖菴。一日菴中失火。師獨靜坐。如木偶人。衆異之。至正丙戌冬。因看楞嚴經有悟。歸而告其師。師加稱歎。廢寢忘食。專於叅究。己丑秋。至鎮州吉祥寺居焉。壬辰夏。住妙香山金剛窟。功益進。或睡則若有擊鍾聲以警焉者。是時釋

然了悟。汲汲有求師就質之意。癸巳秋。挺身入燕都。叅西天指空。拜起云。三千八百里親見和尚面目。空云高麗人都殺了也。蓋許之也。衆乃大驚。次年甲午正月。到法泉寺。叅懶翁。懶翁一見而深器之。遊霧靈。歷五臺。再見懶翁於西山靈巖寺。留數載。其在定也。至有當食而不知者。翁見之曰。汝却死了耶。師笑而不答。翁一日與師坐階上。問曰。昔趙州與首座看石橋。問是什麼人造。首座答云。李膺造。州云。向甚麼處先下手。首座無對。今人問爾。如何抵對。師即以兩手握階石以示之。翁便休去。其日夜分。師入翁室。翁云。今日乃知吾不汝欺也。後謂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爾與我一家矣。又曰。道之在人。如象之牙。雖欲藏之。不可掩也。他時。爾豈爲人前物乎。師之質其所得。殆無可疑。丙申夏欲東還。告辭。翁手書一紙送行曰。觀其日用全機。與世有異。不思善惡聖邪。不順人情義理。出言吐氣。如箭鋒相拄。句意合機。似水皈水。一口吞却賓主句。將身透過佛祖關。俄然告行。予以偈送云。已信囊中別有天。東西一任用三玄。有人問爾叅尋意。打倒面門更莫言。師既還。懶翁亦還。住天聖山元曉菴。己亥夏師往見翁。翁以拂子與之。翁在神光寺。師亦往焉。翁之徒有忌師者。師知而去之。翁謂師曰。衣鉢不如言句。

以詩遺師云。閒僧輩起人我心。妄說是非。甚不然也。山僧以此四句之頌。永斷後疑。分襟別有商量處。誰識其中意更玄。任爾諸人皆不可。我言透過劫空前。師入高達山卓菴自守。辛亥冬高麗恭愍王。封懶翁爲王師。翁住松廣。以衣鉢付師。師以偈謝。洪武壬申五月。高麗恭讓王。與順妃引見。欲封爲王師。師辭。七月朝鮮太祖。受麗氏禪。卽位于松京。召師至。以十月十一日。封爲王師。戊寅辭退。入金剛山眞佛菴。乙酉四月。移金藏菴。師謂衆曰。不久吾逝矣。師示疾。僧問。四大各離。向甚處去。師云。不知。僧又問。和尚病中還有不病者也無。師以手指傍僧。僧又問。色身是地水火風。摠皈磨滅。那個是真法身。師以兩臂相拄云。這個是一個。答已。寂然。而時則九月十一日夜半也。(佛紀二四)越三年丁亥冬十二月。唐骨于檜巖。塔曰慈智洪融。文臣卞季良。奉教撰銘。

○臨濟下第廿一世龜谷覺雲禪師。湖南龍城今南原郡人。尹紹宗諫斥粲英。按高麗史。恭讓王二年春正月。王御經筵。鄭夢周進言曰。佛氏之教。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爲宗。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粲英爲師。故夢周語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納。二月。王欲迎曹溪僧粲英爲師。大司憲成石璘。左常侍尹紹宗。伏閣諫之。王勉從之。粲英至。崇仁門不得入而還云。故隱避不市。或曰小隱云云。玄陵恭愍王也。書達磨折蘆渡江圖。普賢六牙白象圖。賜之。又手書龜谷覺雲四字。兼賜二十二字法號。大曹溪宗師。禪教都摠攝。崇信真乘。動修至道。都大禪師。李牧隱爲之讚。

已上海東曰。達磨折蘆渡江圖。童子普賢六牙白象圖。龜谷覺雲大字共四幅。高廣如一。皆佛祖源流。上親筆也。今大曹溪宗師禪教都摠攝崇信真乘勤修至道都大禪師雲公。携以過韓山李穡。曰。侈上之賜。莫如文。蓋示當今傳來世。非此無由。故將求之搢紳間。子盍先之。且曰。折蘆白象。所以警夫不當者。惠固罔極也。至若覺雲。吾名也。龜谷吾號也。今夫出家學道者。有萬其衆。能以名號上徹。幾何人哉。又况銘諸心。注之手。發揮奎璧。絢耀一世。其爲幸之幸何如也。此吾所以必托之子也。臣穡謹俯伏展閱。既退而言曰。浮屠氏重於世久矣。徒以因果罪福者其末也。高虛玄默。獨坐乎萬物之表。則雖吾儒高尚者。亦莫能少之。恭維聖上。深契妙旨。所以取之者。得其道也。是以一斥近世之陋。將以復太祖之舊。而龜谷。獨蒙知遇。既賜廿又二字褒崇之號。又於清謙之餘。念茲在茲。親紆翰札。寵賚如此。則其人可知也。蓋龜谷衣冠之胄。氣質已非庸衆之比。養之以道者。又熟。故達磨心而普賢行。顧其名也。以無心爲羣有之宗。顧其號也。以藏六爲羣動之本。其跡翛然。其中湛然。固已不物於物矣。受今日之賜。非幸也宜矣。讚曰。

達磨。是身虛空。天水一色。眇然而逝。風清月白。芥乎其間。惟一不識。

普賢。六牙白象。布衣大野。富貴風流。貝此粲者。衰哉兔逕。方憑吾駕。龜谷。和氣在天。靈靈在物。惟藏神用。不或天闕。疇均此施。六合爲一。覺雲。無心爲心。出入太虛。友風子雨。亦曰勤渠。妙悟所以。非師誰歟。

【參考】南原府萬行山勝蓮寺李穡記曰。南原府山水之勝。人多稱之。浮圖氏屋於其間者。大抵皆據其絕特之境。而勝蓮寺。又爲之冠。康君好文。與余言如是。且以往持大禪師覺雲狀。求記其本末。余於佳山水。每恨不能往遊。掛名其間。固有所願。雲師之賢。又余之所嘗慕焉者。故樂叙之。寺距府理東北一舍。舊名金剛。不知創於何代。弘慧國師諱中巨者。自願堂。退老居之。屋宇卑陋。嘗欲增廣而不能也。既歿。大禪師拙菴。諱衍昱者。爲曹溪之老。弘慧之徒。所推讓。合辭立券契。俾拙菴主之。拙菴。卽審工度財。其募合衆緣。則有宗間者實幹之。改其額曰。勝蓮。經始於乙丑之歲。訖功於辛未之春。佛殿僧廡。膳堂禪室。賓客之次。庫厨之所。以間計者。合一百一十。至於梵唄之具。日用之需。無不完備。此皆由拙菴豪鉢之儲。宗間奔走之力。以成者也。像無量壽居之殿中央。拙菴之所獨辦。而印大藏經厝之殿左右。郡人之所同施也。捨奴婢

若干口。卽拙菴所得於父母者也。戊戌之秋。其將示寂也。以雲師。於族爲甥。於法爲嗣。付以寺事。外垣尙缺。雲師築之。癸卯之夏。山門之事於是畢矣。予曰。浮屠氏不惟侈其居。又謀所以傳之後者。蓋其常也。今夫金剛勝蓮。其名義何重何輕。而必取彼捨此哉。然拙菴之必改其額者。示自我始也。自我爲一代。再傳而爲二代。以至百千代。無可替也。其志可謂遠矣。其傳之雲師也。以親以法。亦可謂無嫌矣。但未知雲師之得人。以傳也。亦能如其師乎不也。吾懼其愈傳。而愈不可保也。雖然。自今以往。更歷百千代。勝蓮之境。無使荆棘生焉。則足矣。族乎嗣。法乎嗣。吾不敢知之矣。拙菴姓柳氏。文正公墩之曾孫。監察大夫靖之母弟。判密直司李公尊庇之外孫。叅學首四選。赴試中甲科。歷住名山。道譽藹然。雲師。柳氏之甥。學邃行高。筆法妙一時。人謂其青出於藍矣。云云。

又長城郡白巖山淨土寺(今白羊寺)事蹟云。王師覺儼尊者。付囑門人等。重新佛宇。相國洪綏。發願捨賄。使覺儼門人心白智孚等。航海入宋。辦大藏經。當至正元年辛巳之春。招集諸山碩德。修轉藏法會以落之。其誌曰。功德主兼主法曹溪第十三代大和尙覺儼尊者。赴會禪流衆目中。有衍昱(拙菴)者。時爲甘露社主。

又轉藏經第三回榜云。繫我王師覺儼尊者。駐錫曹溪之日。與江寧君洪公綏。同發願許各捨帑儲。成就大藏全部之因由。慶落初會之記榜。載之縷詳。越戊子春。傾倒檀施之物。命門人之牧等。廣化衆緣。迎集諸山苾芻。再轉一遍。歲在庚寅。年八十一。倦於隸衆。切有謝院安心之志。辭衆歸老子白岩山淨土寺。前朝主上嚮師道德。特由師禮。以登城佛岬寺爲下山所。暨今上卽祚。仍冊爲王師。并下國書。繪綵等物。益加欽敬。師每日老僧何德。累蒙上恩。思報罔極。備種種供具。肆展第三會。屈曹溪大和尙(復庵淨慧)爲主盟。招致諸山長老千餘指。以癸巳三月十一日爲始。約十日張皇佛事。晝則轉三藏。夜則談祖教。或禪或講。六時修法。以答上恩。厥誠厥美。不可暗哩。粗書始末。昭示于后。門人月生山人衍昱。拜手謹誌。至正十三年二月上板堂佐慧晚達桓。首堂佐祖宣紹寬。記事日益了貞。維那靈泉社道人居訥。主法曹溪十四代和尙復庵淨慧。衆日月南長老衍昱。(下畧)功德主王師大曹溪宗師前佛岬寺住持一印正令雷音辯海弘直廣濟都大禪師覺儼尊者。

覺儼尊者。謚覺真國師。法諱復丘。自號無能叟。固城郡人。判密直右常侍文翰學士承旨李尊庇之季子也。具見覺真國師碑。

尙玄曰。朝鮮僧史皆以龜谷爲幻庵之嗣法。而其見於文字者。絕無僅有。惟按東文選李

崇仁號陶送兩千峯上人千峯名卍雨龜谷弟子也遊方序。幻庵龜谷。曹溪之儀表云云。則其爲禪宗之

望僧可知也已。但據上文。則龜谷之於拙菴。於族爲甥。於法爲嗣。廼有蓮寺之傳付。又

拙菴之於覺儼。於族爲甥。於法爲嗣。共爲松社之系脈。曹溪山松廣社。卽佛日普照國師之所立。而遂爲曹溪宗之本社。至覺儼尊者爲十

三故具錄所見。以資參考。

○臨濟下第廿一世涵虛得通禪師諱已和。號得通。舊名守伊。號無準。所居室曰涵虛堂。俗

姓劉氏。忠州人也。父諱聽。母方氏。以洪武九年丙辰生。年二十一。志求出家。割愛親戚

行到冠岳山義湘菴。薙髮。越明年丁丑早春。到檜巖寺。初叅王師無學妙嚴尊者。親聞

法要。於是辭退本師。遊歷諸山。戰戰勤修。又甲申仲春。再到檜巖。獨居一室。杜絕視聽

動靜食息。無少減裂。因調睡魔。永夜經行次。不覺口自詠曰。行行忽迴首。山骨立雲中

又一日。入厠還出。放下洗桶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此言豈徒然哉。自是歷住功

德山之大乘寺。天磨山之觀音窟。及佛禧寺。所至化衆。甲午春。到慈母山烟峯寺。占一

小室。名涵虛堂。勤修三載。曾無少息。庚子秋入五臺山。誠備香羞。供養五臺諸聖。詣靈

鑑菴。薦羞於懶翁真影。信宿其菴。夜夢有一神僧。從容謂師曰。卿名已和。厥號得通。師

拜手祇受。愴然夢覺。身氣清爽。若登太清。翌日下月精寺。宴處一室。消遣日月。於是囊

錫已露。道譽遠播。世宗大王。存心三寶。留意福田。是以聞師道風。美其令聞。辛丑秋初

命住大慈御刹。爲薦元敬王太后。世宗大王母后閔氏設法華會。請師主法。宗室諸王。駙馬諸君。承

命奉香。濟濟親臨。師陞法座。肇開法要。其聲清亮。理致玄奧。兩宗五教。諸山衲子。悉皆

罔措。自爾。仍閱四載。甲辰秋。上書辭退。游吉祥功德雲岳諸山。辛亥秋。歸曦陽山鳳巖

寺。重葺以居。宣德八年癸丑三月二十五日。(佛紀二四六〇年)故示微疾。至四月一日。卓然靜坐

曰。湛然空寂。本無一物。靈光赫赫。洞澈十方。更無身心。受彼生死。去來往復也。無罣礙。少

選又曰。臨行舉目十方。碧落無中有路。西方極樂。聲盡而逝。茶毗得設。利光潤。孝寧大

君。親啓宸聰。命諸徒弟。樹浮圖於四處。世壽五十八。法臘三十八。師所著圓覺疏三卷。金剛經五家說誼一卷。顯正論一卷。般若懺文二帙。繪貫一卷。皆盛行于世。

○臨濟下第廿二世 碧溪正心禪師。海東佛祖源流獅巖采永撰云。釋淨心。號碧溪。金山崔氏。遠嗣

龜谷。又入明。傳臨濟宗下總統和尚法印而來。恭讓時辭退。後因沙汰。長髮蓄妻孥。入

黃岳山。隱居于古紫洞物罕里。晦迹焉。將啓手足。傳禪于碧松。傳教于淨蓮。又東師列

傳大興寺沙門梵海覺岸撰云。師名正心。號碧溪。金山人也。當太宗朝鮮太宗沙汰之時。長髮蓄妻子。入黃岳

山。在黃澗郡居物罕里。禪傳于碧松智嚴。教傳于淨蓮法俊。禪教二派。不絕而蕃衍。無常哉時

運也。丁洌水其名若鏞曰。我下山後。為碧溪正心。莫作北山之移。追念南溟之徙乎。門人碧松

智嚴。妙覺守眉。淨蓮法俊等。具如行狀。

尙玄曰。若如海東佛祖源流。碧溪既是高麗恭讓王時人。則與龜谷同時也。然則其云遠

嗣龜谷之遠字。非謂年代先後之遠也。卽謂居地距離之遠也。

○臨濟下第廿二世 千峰卍雨禪師。東文選李牧隱千峰說云。曹溪雨上人。龜谷弟子也。問

其號於韓山子穉。穉曰。龜谷善名人。豈於上人斬之乎。請以一雲如何。上人曰。吾徒事

師如子事父。吾師名也。(其師龜谷名覺雲故云也)請易之。穉曰。吾於龜谷遊亦久矣。而忘之。吾有罪也

請易以千峰。上人曰。可矣。願畢其說。上人既可之矣。予何辭云云。又慵齋叢話云。釋卍

兩者。幻庵之高弟。(慵齋以千峰為幻庵之弟子非是當從牧隱千峰說)自幼力學。內外經典。無不探討。精究其意。又能

於詩。詩思清絕。與牧隱陶隱諸先生相唱酬。我朝不崇釋教。名家子弟。不得祝髮。以故

緇徒無知書者。而師名益著。四面學者如雲。集賢之士皆就問塔下。蔚為儒釋士林之表

人皆敬之。我伯仲氏。(慵齋名成倪其伯氏名任仲氏名侃)皆讀書于檜巖寺。見師年九十餘。容貌清癯。氣體

尙強。或併日不食。不甚飢餒。人若饋之飯。則或喫盡數鉢。亦無飽意。雖至數日。未嘗如

廁。恒兀坐虛室。懸玉燈張清几。徹夜看書。絲毫細字一一研究。未嘗交睫。偃臥辟人。不

許在傍。若有所召。則手擊小鐺。門下隨而應之。未得高聲大喚也。日本國使僧文溪求

詩。縉紳作者數十人。師亦承命賦詩。詩曰。水國古精神。灑然無位人。火馳應自息。柴立

更誰親。楓岳雲生屐。盆城月滿闌。風帆海天濶。梅柳故園春。時春亭(下季良也)主文。改灑然

無位之句為蕭然絕世人。師曰。下公真不知詩者。蕭然豈如灑然。絕世豈如無位。是斷喪

自然無位之趣耳。每見文士。悵悵不已。今有千峰集行於世。

○臨濟下第廿三世 智異山碧松智嚴禪師。號楚老。所居堂曰碧松。俗姓宋氏。扶安人。父福

生。母王氏。以天順八年甲申三月十五日生焉。為人骨相奇秀。雄武過人。幼好書劍。尤

善將鑑。弘治四年辛亥五月。野人寇北邊。成宗大王命許琮帥師討之。師亦仗劍從之。大豎戰功。既罷征。嘆曰。大丈夫生斯世也。不守心地。役役馳勞。縱得汗馬之功。徒尙虛名耳。卽入鷄龍山臥草菴。叅祖澄大師。投簪落髮。時年二十八矣。厲志修禪。又訪衍熙教師。問楞嚴深義。次尋正心禪師。擊傳燈密旨。俱振玄微。多所悟益。後入智異山。今碧松寺是師駐錫。風鑿益明。律儀清淨。爲一時緇林之宗。闡揚佛法。不諂於世。故泛學叅禪者。望崖而退。多以倨慢譏之。若導初學。則先以禪源集別行錄。立如實知見。次以禪要語錄。掃除知解之病。而指示活路也。凡接人機鋒。大畧若此。有時與門人靈觀圓悟一禪等六七。十之徒。講諸大乘經論。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命諸門人。會壽國菴。講法華經。至方便品。忽然歎曰。衆生自蔽光明。甘受輪轉久矣。勞他世尊。一光東照。至於苦口開示。皆爲衆生設方便爾。非實法也。蓋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汝等諸人。若信佛無言。直下悟入自家心地。則可謂開寶藏報佛恩也。今日老僧。亦爲諸人示寂滅相去也。諸人莫向外求。努力珍重。遂喚侍者點茶來。啜茶訖。閉門端坐。良久默然。開窓視之。已入寂矣。乃十一月初一日也。(佛紀二五) 六一茶毘得頂骨一片。舍利粘粘。瑩若眞珠焉。弟子崇仁。雪眞一圓

鑄石鍾以安于義神南麓。壽七十一。臘四十四。

○臨濟下第廿四世 太古下第五世芙蓉靈觀禪師。嶺南晉州人也。名靈觀。號隱菴。一日蓮船道人。身雖寄世。想在西方。故以芙蓉堂稱之。家世犯賤。人家奴故云也富而無禮。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成宗大王十六年也七月初七日生。年才八歲。父携而釣魚。使負魚籃。師擇其生命者。而盡放之。父大怒。擗之。師拜而泣曰。人與物。愛命則同。忍痛則一也。伏望垂恕。父聞而弛怒。師年至十三。丁巳之秋。夜深人靜。出門獨行。入德異山。投苦行禪子。依止三年。學其法而落髮焉。十七辛酉。叅信聰法師。探教綱。又禮威鳳大師。入禪樞。因入九泉洞。手結茅廬。度九春秋。脇不至席。影不出山。論教義則洋洋焉。波瀾萬頃。轉禪旨則巖巖然。崖岸千尋。己巳入龍門山。訪祖愚大師。討禪餘暇。涉盡莊老。甲戌又向清平山。投學梅禪子。扣擊禪微。法無異味。己卯到金剛山大尊菴。與祖雲大師。結二夏。又深入彌勒峯內院菴。默坐九年。庚寅秋。還歸故鄉。覲其老父。及其故主。納田宅以贖身。卽向頭流山。智異山之一名扣智嚴大師。碧松之門曰。靈觀自遠趨風。願一攝受。嚴曰。靈且不敢。觀從何來。師近前叉手曰。請師鑑嚴笑曰。堪爲雕琢。翌日。嚴爲師。碎蕩心霧。陶瀉佛海。師之二十年宿疑。忽如層氷之泮。

巨壑也。卽頂禮。連聲歎曰。此真吾師也。執侍二年。師後或居黃龍山。或居八公山。或住大乘洞。或住義神洞。或住燕谷洞。不覺夢過四十一年。至隆慶五年辛未四月十四日入寂焉。(佛紀二五 九八年)世壽八十七。法臘七十二。侍者法融。靈應。大選淨源。信翁。禪德真機。道義輩。收靈骨。豎浮屠于燕谷之西麓。

○臨濟下二十四世 太古下第五世 妙香山慶聖堂禪師。諱一禪。號休翁。一曰禪和子。其先張氏。蔚山人也。父鳳韓。母林氏。母夢吞明珠。覺而有娠。弘治元年戊申十二月十二日生焉。幼失雙親。泣血三年。觀世無常。意志清虛。年至十三。入斷石山。投海山法師。服勤三年。十六薙髮。二十四入妙香山。專習苦行。頃之。南入智異山。叅智嚴長老。嚴一見深器之。示一偈曰。風颼颼月皎皎。雲暮暮水潺潺。欲識這個事。須叅祖師關。師卽深得密旨。樂而忘憂。東入金剛山十王洞。志存大乘。冥心虛寂。不覺失笑。曰。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燦。擬議問如何。分身作兩段。喝。夢中說夢。漏逗不少。自此。詠於口者必徑截門言句也。頃入表訓。結一夏。厥後遍歷天磨五臺白雲楞伽諸山。嘉靖甲辰春。還入妙香山。棲普賢寺觀音殿。碩德高士八表雲趨。可謂海東折床會也。有時深夜。喚諸門人曰。大抵學者。不答活句。

徒將聰慧口耳之學。銜耀於世。不踏實地。言行相違。關西湖南。討山討水。徒費粥飯。被經論。賺過一生。終未免虛生浪死。又一般漢。習閒成性。不求師範。野鬼窟中。徒勞坐睡。如到寶山。空手去來。深可憐愍。又曰。汝等諸人。自己靈光。蓋天盖地。不拘文字。體露真常。夜繩不動。汝疑之爲蛇。闇室本空。汝怖之爲鬼。心上。起真妄之情。性中。立凡聖之量。請將智慧之嘴。啄破無明之殼。幸甚。隆慶戊辰二月三十日。特命檜巖住持茂卞。普賢住持元珪。禪德暉晶。學玄。禪燈。義淨。一精之徒曰。界有成住壞空。念有生住異滅。身有生老病死。凡有始必有終。物之常也。今日老僧。欲示無常。諸仁者。須攝正念。勿懷眷戀。亦莫隨俗。爲壽張不益事也。昔者莊子。以天地。爲棺槨之語。實自有理。莊子尙爾。况道人乎。吾常欲向不思議之嶺。作佛事。須露屍骸。飼于鳥獸可也。言已。卽拔筆大書曰。八十八人間命。迅如一電光。臨行忽舉目。活路是家鄉。亦繼吟於口。而書於紙曰。年逾八十八。似空花。往事悠悠亦眼花。脚未跨門還本國。故園桃李已開花。放筆端坐。泊然而逝。(佛紀二五九)及至七日。門人。遵命。奉色身。輦于不思議之嶺。以天竺法。闡維之。神光奪夜。天地洞然。百里之外。有見之者。望拜焉。乃四月十八日亥時也。銀色舍利。鐫石鍾。以安之。



師壽八十一。臘六十五。

○臨濟下第廿五世  
太古下第六世西山大師。法名休靜。字玄應。自號清虛子。以多在香山。故又號西山。俗姓完山崔氏。安州人。父世昌。母金氏。以正德十五年庚辰中宗大王十五年也三月生師。九歲母亡。十歲父歿。伶仃無依。隨州官來京。就學泮齋。鬱鬱不滿意。與同學數人。南遊智異山。窮覽形勝。探蹟諸經。每愴早失怙恃。益感生死之義。忽得禪家頓悟法。剃髮於崇仁長老。七八年間。遍踏名山。嘉靖庚子。師年廿一歲矣。叅靈觀大師。得印可後。因遊行村落。聞午鷄。忽然有悟。題落葉曰。髮白心非白。古人曾漏洩。今聞一聲鷄。丈夫能事畢。年三十中禪科。自大選。陞至兩宗判事。即解綬。入金剛山。作三夢詞。主人夢說客。客夢說主人。今說二夢客。亦是夢中人。登香爐峯在金剛山作詩曰。萬國都城如垓蟻。千家豪傑等醯鷄。一窻明月清虛枕。無限松風韻不齊。己丑鄭汝立之獄。妖僧無業。以此詩。為證誣引。師被逮。供辭明剴。宣祖大王。知其寃。立釋之。徵詩稿覽之。嘉歎賞賚焉。壬辰之亂。大駕播遷西幸龍灣。師自香山。仗劍進謁。宣祖教曰。世亂如此。爾可弘濟耶。師泣而拜命。請曰。國內緇徒之老病不任行伍者。臣令在地焚修。以祈神助。其餘臣皆統率。悉赴軍前。以效忠

赤。宣祖義之。命為八道十六宗八道之禪教兩宗故共為十六宗也都摠攝。於是分遣弟子。各起義僧。助戰成功。護駕還都。明提督李如松。送帖賀之。贈以詩曰。無意圖功利。專心學道禪。今聞王事急。摠攝下山巔。師以年老。奏請以軍事。屬於弟子惟政。及處英。納印還山。宣祖賜號國一都大禪師。禪教都摠攝。扶宗樹教。普濟登階尊者。自是。義益高。名益尊。往來於楓岳頭。流妙香諸山。常隨者千餘人。出世者七十餘人。甲辰正月二十三日。師會弟子於妙香山。圓寂菴。焚香說法。取自家影幘。書其背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作書付松雲惟英處。跌坐而逝。佛紀二六  
三一年壽八十五。臘六十七。異香滿室。三七日後始歎。弟子圓峻。印英等。闡維。奉靈骨一片。舍利三枚。樹浮圖於妙香山安心寺。又一片。弟子惟政。自休等。奉來金剛山。得神珠數枚。窆石于楡岾寺之北。

禪家龜鑒

清虛休靜禪師（退隱）著

禪家龜鑑序

古之學佛者。非佛之言不言。非佛之行不行也。故所寶者。惟貝葉靈文而已。今之學佛者。傳而誦。則士大夫之句。乞而持。則士大夫之詩。至於紅綠色。其紙。美錦粧其軸。多

多不足以爲至寶。吁何古今學佛者之不同寶也。今雖不肖。有志於古之學。以貝葉靈文爲寶也。然其文尙繁。藏海汪洋。後之同志者。頗不免摘葉之勞。故文中撮其要且切者數百語。書于一紙。可謂文簡而義周也。如以此語。以爲嚴師。而研窮得妙。則句句活釋。迦存焉。勉乎哉。雖然。離文字一句。格外奇寶。非不用也。且將以待別機也。

嘉靖甲子夏清虛堂白華道人序

有一物於此。從本以來。昭昭靈靈。不曾生。不曾滅。名不得。狀不得。

一物者何物。○。古人頌云。古佛未生前。凝然一相圓。釋迦猶未會。迦葉豈能傳。此一物之所以不曾生。不曾滅。名不得。狀不得也。六祖告衆云。吾有一物。無名無字。諸人還識否。神會禪師卽出曰。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此所以爲六祖之孽子也。懷讓神師。自嵩山來。六祖問曰。什麼物。伊麼來。師罔措。至八年。方自肯曰。說似一物卽不中。此所以爲六祖之嫡子也。●三教聖人。從此句出。誰是舉者。惜取眉毛。

佛祖出世。無風起浪。

佛祖者。世尊。迦葉也。出世者。大悲爲體。度衆生也。然以一物觀之。則人人面目本來

圓成。豈假他人。添脂着粉也。此。出世之所以起波浪也。虛空藏經云。文字是魔業。名相是魔業。至於佛語。亦是魔業。是此意也。此。直舉本分。佛祖無功能。●乾坤失色。日月無光。

然。法有多義。人有多機。不妨施設。

法者一物也。人者衆生也。法有不變隨緣之義。人有頓悟漸修之機。故不妨文字語言之施設也。此所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者也。衆生。雖曰圓成。生無慧目。甘受輪轉。故若非出世之金鏡。誰刮無明之厚膜也。至於越苦海而登樂岸者。皆由大悲之恩也。然則。恒沙身命難報萬一也。此。廣舉新熏。感佛祖深恩。●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強立種種名字。或心或佛或衆生。不可守名而生解。當體便是。動念卽乖。

一物上強立三名字者。教之不得已也。不可守名生解者。亦禪之不得已也。一擡一搨。旋立旋破。皆法王法令之自在者也。此。結上起下。論佛祖事體各別。●九旱逢佳雨。他鄉見故人。

世尊三處傳心者爲禪旨。一代所說者爲教門。故曰。禪是佛心。教是佛語。

三處者。多子塔前分半座。一也。靈山會上舉拈花。二也。雙樹下擲示雙趺。三也。所謂迦葉。別傳禪燈者此也。一代者。四十九年間所說五教也。人天教一也。小乘教二也。大乘教三也。頓教四也。圓教五也。所謂阿難流通教海者此也。然則禪教之源者世尊也。禪教之派者迦葉阿難也。以無言至於無言者禪也。以有言至於無言者教也。乃至心是禪法也。語是教法也。則法雖一味。見解則天地懸隔。此。辨禪教二途。●不得放過。草裏橫身。

是故。若人。失之於口。則拈花微笑。皆是教迹。得之於心。則世間麤言細語。皆是教外別傳禪旨。

法無名故言不及也。法無相故心不及也。擬之於口者失本心王也。失本心王。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盡落陳言。終是死物也。得之於心者。非但街談。善說法要。至於鶩語深談實相也。是故寶積禪師。聞哭聲踊悅身心。寶壽禪師見諍拳開豁面目者。以此也。此。明禪教深淺。●明珠在掌。弄去弄來。

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絕慮忘緣者。得之於心也。所謂閒道人也。於戲其爲人也。本來無緣。本來無事。飢來卽食。困來卽眠。綠水青山。任意逍遙。漁村酒肆。自在安閒。年代甲子。摠不知。春來依舊草自青。此。別歎一念迴光者。●將謂無人。賴有一個。

教門惟傳一心法。禪門惟傳見性法。

心如鏡之體。性如鏡之光。性自清淨。卽時豁然。還得本心。此。秘重得意一念。●重重山與水。清白舊家風。

評曰。心有二種。一本源心。二無明取相心也。性有二種。一本法性。二性相相對性也。故。禪教者同迷。守名生解。或以淺爲深。或以深爲淺。遂爲觀行大病。故。於此辨之。

然。諸佛說經。先分別諸法。後說畢竟空。祖師示句。迹絕於意地。理顯於心源。

諸佛爲萬代依憑。故。理須委示。祖師在卽時度脫。故。意使玄通。迹。祖師言迹也。意學者意地也。●胡亂指注。臂不外曲。

諸佛說弓。祖師說弦。佛說無礙之法。方歸一味。拂此一味之迹。方現祖師所示一心。故

云。庭前栢樹子話。龍藏所未有底。

說弓。曲也。說弦。直也。龍藏。龍宮之藏經也。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答云。庭前栢樹子。此所謂格外禪旨也。●魚行水濁。鳥飛毛落。

故。學者先以如實言教。委辦不變隨緣二義。是自心之性相。頓悟漸修兩門。是自行之始終。然後放下教意。但將自心現前一念。參詳禪旨。則必有所得。所謂出身活路。

上根大智。不在此限。中下根者。不可躡等也。教義者。不變隨義。頓悟漸修。有先有後。禪法者。一念中不變隨緣。性相體用。元是一時。離卽離非。是卽非卽。故宗師。據法離言。直指一念。見性成佛耳。放下教義者以此。●明歷歷時。雲藏深谷。深密密處。日照晴空。

大抵學者。須參活句。莫參死句。

活句下薦得。堪與佛祖爲師。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此下特舉活句。使自悟入。●要見臨濟。須是鐵漢。

評曰。話頭有句意二門。參句者。徑截門活句也。沒心路。沒語路。無摸索故也。參意

者。圓頓門死句也。有理路。有語路。有聞解思想故也。

凡本參公案上。切心做工夫。如鷄抱卵。如貓抱鼠。如飢思食。如渴思水。如兒憶母。必有透徹之期。

祖師公案。有千七百則。如狗子無佛性。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之流也。鷄之抱卵。暖氣相續也。貓之捕鼠。心眼不動也。至於飢思食。渴思水。兒憶母。皆出於真心。非做作底心。故云切也。參禪無此切心。能透徹者。無有是處。

參禪。須具三要。一有大信根。二有大憤志。三有大疑情。苟闕其一。如折足之鼎。終成廢器。

佛云。成佛者。信爲根本。永嘉云。修道者。先須立志。蒙山云。參禪者。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又云。大疑之下。必有大悟。

日用應緣處。只舉狗子無佛性話。舉來舉去。疑來疑去。覺得沒理路。沒義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亦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一字子。宗門之一關。亦是摧許多惡知惡覺。

底器仗。亦是諸佛面目。亦是諸祖骨髓也。須透得此關。然後佛祖可期也。古人頌云。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燄。擬議問如何。分身作兩段。

話頭。不得舉起處承當。不得思量卜度。又不得將迷待悟。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如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是識情。怕怖惶惶底。是識情。今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

話頭有十種病。曰意根下卜度。曰揚眉瞬目處垛根。曰語路上作活計。曰文字中引證。曰舉起處承當。曰颺在無事匣裏。曰作有無會。曰作真無會。曰作道理會。曰將迷待悟也。離此十種病者。但舉話時。畧抖擻精神。只疑是個什麼。

此事如蚊子上鐵牛。更不問如何若何。下背不得處。棄命一攢。和身透入。

重結上意。使參活句者。不得退屈。古云。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

工夫。如調絃之法。緊緩得其中。勤則近執着。忘則落無明。惺惺歷歷。密密綿綿。

彈琴者曰。緩急得中然後。清音普矣。工夫亦如此。急則動血囊。忘則入鬼窟。不徐不疾。妙在其中。

工夫。到行不知行。坐不知坐。當此之時。八萬四千魔軍。在六根門頭伺候。隨心生。設心若不起。爭如之何。

魔者樂生死之鬼名也。八萬四千魔軍者。乃衆生八萬四千煩惱也。魔本無種。修行失念者。遂派其源也。衆生順其境故順之。道人逆其境故逆之。故云道高魔盛也。禪定中或見孝子而斫股。或見猪子而把鼻者。亦自心起見感此外魔也。心若不起。則種種伎倆。翻爲割水吹光也。古云。壁隙風動。心隙魔侵。

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或不起。是煩惱魔。然我正法中。本無如是事。

大抵。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境。然魔境夢事。何勞辨詰。

工夫。若打成一片。則縱今生透不得。眼光落地之時。不爲惡業所牽。

業者無明也。禪者般若也。明闇不相敵。理固然也。

大抵。參禪者。還知四恩深厚麼。還知四大醜身念念衰朽麼。還知人命在呼吸麼。生來值遇佛祖麼。及聞無上法。生希有心麼。不離僧堂守節麼。不與隣單雜話麼。切忌鼓扇是非麼。話頭十二時中。明明不昧麼。對人接語時。無間斷麼。見聞覺知時。打成一片麼。返觀

自己捉敗佛祖麼。今生決定續佛慧命麼。起坐便宜時遙思地獄苦麼。此一報身定脫輪迴麼。當八風境心不動麼。此是參禪人。日用中點檢底道理。古人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四恩者。父母君師施主恩也。四大醜身者。父之精一滴。母之血一滴者。水大之濕也。精爲骨血爲皮者。地大之堅也。精血一塊不腐不爛者。火大之煖也。鼻孔先成通出入息者。風大之動也。阿難曰。欲氣麤濁。腥臊交遘。此所以醜身也。念念衰朽者。頭上光陰。剎那不停。面自皺而髮自白。如云。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此無常之體也。然。無常之鬼以殺爲戲。實念念可畏也。呼者。出息之火也。吸者。入息之風也。人命寄托。只在出入息也。八風者。順逆二境也。按八風者。即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也。地獄苦者。人間六十劫。泥犁一晝夜。鑊湯爐炭。劊樹刀山之苦。口不可形言也。人身難得。甚於海中之鍼。故於此惑而警之。評曰。上來法語。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各須察念。勿以自慢。

學語之輩。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所謂言行相違者也。

此結上自謾之意。言行相違。虛實可辨。

若欲敵生死。須得這一念子爆地一破。方了得生死。

爆。打破漆桶聲。打破漆桶然後。生死可敵也。諸佛因地法行者。只此而已。

然。一念子爆地一破然後。須訪明師。決擇正眼。

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道如大海。轉入轉深。慎勿得小爲足。悟後若不見人。則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古德云。只貴子眼正。不貴汝行履處。

昔。仰山答滄山問云。涅槃經四十卷。總是魔說。此。仰山之正眼也。仰山。又問行履處。滄山答曰。只貴子眼正云云。此所以先開正眼而後說行履也。故云若欲修行。先須頓悟。

願諸道者。深信自心。不自屈。不自高。

此心平等。本無凡聖。然。約人。有迷悟凡聖也。因師激發。忽悟真我。與佛無殊者。頓也。此所以不自屈。如云本來無一物也。因悟斷習。轉凡成聖者。漸也。此所以不自高。如

云時時勤拂拭也。屈者教學者病也。高者禪學者病也。教學者不信禪門有悟入之秘訣。深滯權教。別執真妄。不修觀行。數他珍寶。故自生退屈也。禪學者不信教門有修斷之正路。染習雖起。不生慚愧。果級雖初。多有法慢。故發言過高也。是故。得意修心者。不自屈。不自高也。

評曰。不自屈不自高者。畧舉初心。因該果海。則信之一位也。廣舉菩薩。果徹因源。則五十五位也。

迷心修道。但助無明。

悟若未徹。修豈稱真哉。悟修之義。如膏明相賴。目足相資。

修行之要。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病盡藥除。還是本人。

不用捨衆生心。但莫染污自性。求正法。是邪。

捨者求者。皆是汚也。

斷煩惱。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

斷者。能所也。不生者。無能所也。

須虛懷自照。信一念緣起無生。

此單明性起。

諦觀殺盜淫妄。從一心上起。當處便寂。何須更斷。

此雙明性相。

經云不起一念。名爲永斷無明。又云念起即覺。

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

心爲幻師也。身爲幻城矣。世界幻衣也。名相幻食也。至於起心動念。言妄言真。無非幻也。又無始幻無明。皆從覺心生。幻幻如空花。幻滅名不動。故夢瘡求醫者。寤來無方便。知幻者亦如是。

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死涅槃。如見空花起滅。

性本無生。故無生涅槃也。空本無花。故無起滅也。見生死者。如見空花起也。見涅槃者。如見空花滅也。然起本無起。滅本無滅。於此二見。不用窮詰。是故。思益經云。諸佛出

世。非爲度衆生。只爲度生死涅槃二見耳。

菩薩度衆生入滅度。又實無衆生得滅度。

菩薩只以念念爲衆生也。了念體空者度衆生也。念既空寂者。實無衆生得滅度也。此上論信解。

理須頓悟。事非頓除。

文殊達天真。普賢明緣起。解似電光。行同窮子。此下論修證。

帶媠修禪。蒸沙作飯。帶殺修禪。如塞耳叫聲。帶偷修禪。如漏卮求滿。帶妄修禪。如刻冀爲香。縱有多智。皆成魔道。

此明修行軌則。三無漏學也。小乘。稟法爲戒。粗治其末。大乘。攝心爲戒。細絕其本。然則法戒無身犯。心戒無思犯也。媠者斷清淨。殺者斷慈悲。盜者斷福德。妄者斷真實也。能成智慧。縱得六神通。如不斷殺盜媠妄。則必落魔道。永失菩提正路矣。此四戒百戒之根。故別明之。使無思犯也。無憶曰戒。無念曰定。莫妄曰慧。又戒爲捉賊。定爲縛賊。慧爲殺賊。又戒器完固。定水澄清。慧月方現。此三學者。實爲萬法之源。故特明

之。使無諸漏也。

靈山會上。豈有無行佛。少林門下。豈有妄語祖。

無德之人。不依佛戒。不護三業。放逸懈怠。輕慢他人。較量是非。而爲根本。

一破心戒。百過俱生。

評曰。如此魔道。末法熾盛。惱亂正法。學者詳之。

若不持戒。尙不得疥癩野干(狐也)之身。况清淨菩提。果可冀乎。

重戒如佛。佛常在焉。須草繫鵝珠。以爲先導。

欲脫生死。先斷貪欲。及除愛渴。

愛爲輪迴之本。欲爲受生之緣。佛云。媠心不除。塵不可出。又云。恩愛一縛着。牽人入

罪門。渴者情愛之至切也。

無礙清淨慧。皆因禪定生。

超凡入聖。坐脫立亡者。皆禪定之力也。故云欲求聖道。離此無路。

心在定。則能知世間生滅諸相。



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

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名無念。無念名解脫。

戒也。定也。慧也。舉一具三。不是單相。

修道證滅。是亦非真也。心法本寂。乃真滅也。故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眼不自見。見眼者妄也。故妙首思量。淨名杜默。此下散舉細行。

貧人來乞。隨分施與。同體大悲。是真布施。

自他爲一。曰同體。空手來空手去。吾家活計。

有人來害。當自攝心。勿生嗔恨。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

煩惱雖無量。嗔慢爲甚。涅槃云。塗割兩無心。嗔如冷雲中霹靂起火來。

若無忍行。萬行不成。

行門雖無量。慈忍爲根源。忍心如幻夢。辱境若龜毛。

守本真心。第一精進。

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故云莫妄想。莫妄想。懈怠者。常常望後。是自棄人也。

持呪者。現業易制。自行可違。宿業難除。必借神力。

摩登得果。信不誣矣。故不持神呪。遠離魔事者。無有是處。

禮拜者。敬也。伏也。恭敬眞性。屈伏無明。

身口意清淨。則佛出世。

念佛者。在口曰誦。在心曰念。徒誦失念。於道無益。

阿彌陀佛六字法門。定出輪迴之捷徑也。心則緣佛境界。憶持不忘。口則稱佛名號。

分明不亂。如是心口相應。名曰念佛。

評曰。五祖云。守本真心。勝念十方諸佛。六祖云。常念他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卽

到彼岸。又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又云。迷人念佛求生。悟人自淨其心。又云。

大抵衆生悟心自度。度佛不能度衆生云。如上諸德。直指本心。別無無方便。方將一法便還諸根

理實如是。然迹門實有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有四十八大願。凡念十聲者。承此願力。

往生蓮胎。徑脫輪迴。三世諸佛。異口同音。十方菩薩。同願往生。又況古今往生之

人。傳記昭昭。願諸行者。慎勿錯認。勉之勉之。

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亦云。無量光。十方三世第一佛號也。因名法藏比丘對世自在王佛。發四十八願云。我作佛時。十方無央數世界。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之流。念我名十聲者。必生我剎中。不得是願。終不成佛云。先聖云。唱佛一聲。天魔喪膽。名除鬼簿。蓮出金池。又懺法云。自力他力。一遲一速。欲越海者種樹作船。遲也。比自力也。借船越海。速也。比佛力也。又曰。世間穉兒。迫於水火高聲大叫。則父母聞之。急走救援。如人臨命終時。高聲念佛。則佛具神通。決定來迎爾。是故大聖慈悲。勝於父母也。衆生生死。甚於水火也。有人云。自心淨土淨土不可生。自性彌陀。彌陀不可見。此言似是而非也。彼佛無貪無嗔。我亦無貪無嗔乎。彼佛觀無盡世界如在目前。我則隔壁事猶不知。况見十方世界如目前乎。是故人人。性則雖佛。而行則衆生。論其相用。天懸地隔。圭峰云。設實頓悟。終須漸行。誠哉是言也。然則。寄語自性彌陀者。豈有天生釋迦。自然彌陀耶。須自忖量人豈不自知。臨命終時。生死苦際。定得自在否。若不如是。莫以一時貢高。却致

永却沈墮。又馬鳴龍樹。悉是祖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我何人哉。不欲往生。又佛自云。西方去此遠矣。十萬惡八千八。此爲鈍根說相也。又云。西方去此不遠。卽心衆是佛。陀此爲利根說性也。教有權實。語有顯密。若行解相應者。遠近俱通也。故祖師門下。亦有或喚阿彌陀佛者。惠或喚主人公者。嚴聽經。有經耳之緣。隨喜之福。幻軀有盡。實行不亡。

此明智學。如食金剛。勝施七寶。壽師云。聞而不信。尙結佛種之因。學而不成。猶蓋人天之福。

看經。若不向自己上做工夫。雖看盡萬卷。猶無益也。

此明愚學。如春禽晝啼。秋蟲夜鳴。密師云。識字看經。元不證悟。銷文釋義。唯熾貪嗔邪見。

學未至於道。銜耀見聞。徒以口舌辯利相勝者。如廁屋塗丹牖。

別明末世愚學。學本修性。全習爲人。是誠何心哉。

出家人。習外典。如以刀割泥。泥無所用。而刀自傷焉。

門外長者子。還入火宅中。

出家爲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溫飽也。非求利名也。爲生死也。爲斷煩惱也。爲續佛慧命也。爲出三界度衆生也。

可謂衝天大丈夫。

佛云。無常之火。燒諸世間。又云衆生苦火。四面俱焚。又云諸煩惱賊。常伺殺人。道人宜自警悟。如救頭燃。

身有生老病死。界有成住壞空。心有生住異滅。此。無常苦火。四面俱焚者也。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貪世浮名。枉功勞形。營求世利。業火加薪。

貪世浮名者。有人詩云。鴻飛天末迹留沙。人去黃泉名在家。營求世利者。有人詩云。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枉功勞形者。鑿永雕刻不用之巧也。業火加薪者。蠱弊色香致火之具也。

名利衲子。不如草衣野人。

唾金輪入雪山。千世尊不易之軌則。末世羊質虎皮之輩。不識廉耻。望風隨勢。陰媚取寵。噫。其懲也夫。

心染世利者。阿附權門。趨走風塵。返取笑於俗人。此衲子。以羊質。證此多行。以懲也夫。結之。此三字文。出莊子。

佛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

末法比丘。有多般名字。或烏鼠僧。或啞羊僧。或秃居士。或地獄滓。或被袈裟賊。噫。其所以以此。

裨販如來者。撥因果排罪福。沸騰身口。送起愛憎。可謂惑也。避僧避俗曰烏鼠。舌不說法曰啞羊。僧形俗心曰秃居士。罪重不遷曰地獄滓。賣佛營生日被袈裟賊。以被袈裟賊。證此多名。以此二字。結之。此二字文。出老子。

於戲佛子。一衣一食。莫非農夫之血。織女之苦。道眼未明。如何消得。

傳燈。一道人。以道眼未明故。身爲木蘭。以還信施。

故曰。要識披毛戴角底麼。卽今。虛受信施者是。有人。未飢而食。未寒而衣。是誠何心哉。

都不思目前之樂。便是身後之苦也。

智論。一道人。五粒粟受牛身。生償筋骨。死還皮肉。虛受信施。報應如響。

故曰。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寧以鐵鑊投身。不受信心人房舍等。

梵網經云。不以破戒之身。受信心人種種供養及種種施物。菩薩若不發是願。則得輕垢罪。

故曰。道人。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進食如進毒者。畏喪其道眼也。受施如受箭者。畏失其道果也。

故曰。修道之人。如一塊磨刀之石。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磨來磨去。別人刀快而自家石漸消。然有人。更嫌他人不來我石上磨。實爲可惜。

如此道人。平生所向。只在溫飽。

故。古語亦有之。曰。三途苦未是苦。若袈裟下失人身。始是苦也。

古人云。今生未明心。滴水也難消。此所以袈裟下失人身也。佛子佛子。憤之激之。此

章始起於一於戲。終結於一古語。中間細繹許多故曰字。亦一段文法也。咄哉。此身九孔。常流百千癰疽。一片薄皮。又云革囊盛糞。膿血之聚。臭穢可鄙。無貪惜之。何況百年長養。一息背恩。

上來諸業。皆由此身。發聲叱咄。深有警也。此身諸愛根本。了之虛妄。則諸愛自除。如其耽着。則起無量過患。故於此。特明之。以開修道之眼也。

評曰。四大無主。故一爲假四寃。四大背恩。故一爲養四蛇。我。不了虛妄。故爲他人也。嗔之慢之。若二鬼之爭一屍也。一屍之爲體也。一曰泡聚。一曰夢聚。一曰苦聚。一曰糞聚。非徒速朽。亦甚鄙陋。上七孔。常流涕唾。下二孔。常流屎尿。故。須十二時中。潔淨身器。以參衆數。凡行處不淨者。善神必背去。因果經云。將不淨手執經卷。在佛前涕唾者。必當獲廁蟲報。文殊經云。大小便時。狀如木石。慎勿語言作聲。又勿畫壁書字。又勿吐痰。入廁中。又云登廁不洗淨者。不得坐禪床。不得登寶殿。(以下入淨呪等并略之)此登廁洗淨之法。亦是道人日用行實故。引經附此。有罪卽懺悔。發業卽慚愧。有丈夫氣象。又改過自新。罪隨心滅。

懺悔者。懺其前愆。悔其後過。慚愧者。慚責於內。愧發於外。然心本空寂。罪業無寄。道人宜應端心。以質直爲本。一瓢一衲。旅泊無累。

佛云。心如直絃。又云。直心是道場。若不耽着此身。則必旅泊無累。

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兩忘。乃是眞法。

取境者如鹿之趁空花也。取心者如猿之捉水月也。境心雖殊。取病則一也。此合論凡夫二乘。

●天地尙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

聲聞宴坐林中。被魔王捉。菩薩遊戲。世間外魔不覓。

聲聞取靜爲行。故心動。心動則鬼見也。菩薩性自空寂。故無迹。無迹則外魔不見。此合論二乘菩薩。

●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凡人臨命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生。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如一。但能如是。直下須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自由人。

也。若見諸佛。無心隨去。若見地獄。無心怖畏。但自無心。同於法界。此即是要節也。然則平常是因。臨終是果。道人須着眼看。

怕死老年親釋迦。好向此時明自己。百年光影轉頭非。

凡人臨命終時。若一毫毛凡地情量不盡。思慮未忘。向驢胎馬腹裏托質。泥犁鑊湯中煮。乃至依前再爲螻蟻蚊虻。

白雲云。設使一毫毛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中。二見星飛。散入諸趣。●烈火茫茫。寶劍當門。

評曰。此二節。特開宗師無心合道門。權遮教中。念佛求生門。然根器不同。志願亦異。各各如是。兩不相妨。願諸道者。平常隨分。各自努力。最後剎那。莫生疑悔。

禪學者。本地風光。若未發明。則孤峭玄關。擬從何透。往往斷滅空以爲禪。無記空以爲道。一切俱無。以爲高見。此冥然頑空。受病幽矣。今天下之言禪者。多坐在此病。

向上一關。措足無門。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種病。透過法身。亦有兩種病。須一一透得始得。

●不行芳草路。難至落花村。

宗師亦有多病。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爲禪。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唱亂喝爲禪。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畫西爲禪。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爲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

殺父母者。佛前懺悔。謗般若者。懺悔無路。

●空中撮影非爲妙。物外追蹤豈俊機。

本分宗師。全提此句。如木人唱拍。紅爐點雪。亦如石火電光。學者。實不可擬議也。故人知師恩。曰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爲我說破。

不道不道。恐上紙墨。●箭穿江月影。須是射鵝人。

大抵。學者。先須詳辨宗途。昔馬祖一喝也。百丈耳聾。黃檗吐舌。這一喝。便是拈花消息。亦是達磨初來底面目。吁。此。臨濟宗之淵源。

識法者懼。和聲便打。●杖子一枝無節目。慇懃分付夜行人。

昔馬祖一喝也。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大機者。圓應爲義。大用者。直截爲義。事

見傳燈錄。

大凡祖師宗途有五。曰臨濟宗。曰曹洞宗。曰雲洞宗。曰瀉仰宗。曰法眼宗。

【臨濟宗】本師釋迦佛至三十三世。大祖慧能大師直傳。曰南岳懷讓。曰馬祖道一。曰百丈懷海。曰黃檗希運。曰臨濟義玄。曰興化存獎。曰南院道顛。曰風穴延沼。曰首山省念。曰汾陽善昭。曰慈明楚圓。曰楊岐方會。曰白雲守端。曰五祖法演。曰圓悟克勤。曰徑山宗杲禪師等。

【曹洞宗】大祖下傍傳。曰青原行思。曰石頭希遷。曰藥山惟儼。曰雲巖曇晟。曰洞山良价。曰曹山耽章。曰雲居道膺禪師等。

【雲門宗】馬祖傍傳。曰天王道悟。曰龍潭崇信。曰德山宣鑒。曰雪峰義存。曰雲門文偃。曰雪竇重顯。曰天衣義懷禪師等。

【瀉仰宗】百丈傍傳。曰瀉山靈祐。曰仰山慧寂。曰香巖智閒。曰南塔光涌。曰芭蕉慧清。曰霍山景通。曰無著文喜禪師等。

【法眼宗】雪峰傍傳。曰玄沙師備。曰地藏桂琛。曰法眼文益。曰天台德韶。曰永明

延壽。曰龍濟紹修。曰南臺守安禪師等。

【臨濟家風】。赤手單刀。殺佛殺祖。辨古今於玄要。驗龍蛇於主賓。操金剛寶劍。掃除竹木精靈。奮獅子全威。震裂狐狸心膽。要識臨濟宗麼。青天轟霹靂。平地起波濤。【曹洞家風】。權開五位。善接三根。橫抽寶劍。斬諸見稠林。妙協弘通。截萬機穿鑿。威音那畔。滿目烟光。空劫已前一壺風月。要識曹洞宗麼。佛祖未生空劫外。正偏不落有無機。

【雲門家風】。劍鋒有路。鐵壁無門。掀翻露布葛藤。剪却常情見解。迅電不及思量。烈焰寧容湊泊。要識雲門宗麼。拄杖子踔跳上天。蓋子裏諸佛說法。

【滄仰家風】。師資唱和。父子一家。脇下書字。頭角崢嶸。室中驗人。獅子腰折。離四句絕百非。一搥粉碎。有兩口無一舌。九曲珠通。要識滄仰宗麼。斷碑橫古路。鐵牛眠少室。

【法眼家風】。言中有響。句裏藏鋒。觸處常干世界。鼻孔磨觸家風。風柯月渚。顯露真心。翠竹黃花。宣明妙法。要識法眼宗麼。風送斷雲歸嶺去。月和流水過橋來。

【別明臨濟宗旨】

大凡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一句無文綵印。三玄三要。有文綵印。權實玄照用要。

【三句】。第一句。喪身失命。第二句。未開口錯。第三句。糞箕掃帚。

【三要】。一要。照卽大機。二要。照卽大用。三要。照用同時。

【三玄】。體中玄。三世一念等。句中玄。徑截言句等。玄中玄。良久棒喝等。

【四料揀】。奪人不奪境。待下根人。奪境不奪人。待中根人。人境兩俱奪。待上根人。人境俱不奪。待出格人。

【四賓主】。賓中賓。學人無鼻孔。有問有答。賓中主。學人有鼻孔。有主有法。主中賓。師家無鼻孔。有問在。主中主。師家有鼻孔。不妨奇特。

【四照用】。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

【四大式】。正利。少林面壁類。平常。禾山打鼓類。本分。山僧不會類。貢假。達摩不識類。

【四喝】金剛王寶劍。一刀揮斷。一切情解。踞地獅子。發言吐氣。衆魔膽裂。探竿影草。探其有無師承鼻孔。一喝不作一喝用。具上三玄四賓主等。

【八棒】觸令返立。接掃從正。靠立傷正。苦責罰棒。順宗旨賞棒。有虛實辨棒。盲枷瞎棒。掃除凡聖正棒。此等法。非特臨濟宗風。上自諸佛。下至衆生。皆分上事。若離此說法皆是妄語。

臨濟喝德山棒。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大機大用。自在無方。全身出沒。全身擔荷。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然據實而論。此二師。亦不免偷心鬼子。

凜凜吹毛。不犯鋒銳。●燦燦寒光珠媚水。寥寥雲散月行天。

大丈夫見佛見祖。如冤家。若着佛求。被佛縛。若着祖求。被祖縛。有求皆苦。不如無事。

佛祖如冤者。結上無風起浪也。有求皆苦者。結上當體便是也。不如無事者。結上動

念即乖也。到此。坐斷天下人舌頭。生死迅輪。庶幾停息也。扶危定亂。如丹霞燒木佛

雲門喫狗子。普曜經云。世尊初生下時。尚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拈云。我在當時。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老母不見佛

皆是摧邪顯正底手段。然畢竟如何。●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

神光不昧者。結上昭昭靈靈也。萬古徽猷者。結上本不生滅也。莫存知解者。結上不可

守名生解也。門者有凡聖出入義。如荷澤所謂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也。吁。起於名狀不

得。結於莫存知解。一篇葛藤。一句都破也。然始終一解。中舉萬行。如世典之三義也

知解二字佛法之大害。故特舉而終之。荷澤神會禪師。不得爲曹溪嫡子者。以此也

因而頌曰。

如斯舉唱明宗旨。笑殺西來碧眼僧。然。畢竟如何。咄。孤輪獨照江山靜。自笑一聲天地

驚。禪家龜鑑終

禪教釋

西山大師

清虛病老在西山金仙臺。一日行珠。惟政寶晶。三德士。持金剛經五家解。問曰。般若教中。亦有禪旨。以般若爲宗可乎。病老。引古答曰。只聞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不聞以金剛般若。付囑摩訶迦葉也。大抵百草頭上。有活底祖師意。至於鶩鷺常談實相法。况我金剛一句乎。不着文字。則可讀一卷經也。然。洗佛光明。非其機。莫



能窺今日爲君禪教二道對辨而釋其釋也。乃古也。非今也。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禪門最初句也。古德頌云。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是此意也。華嚴十種訣

世尊。從兜率。降王宮。住胎出胎。出家成道。降魔轉法。至於入涅槃。此禪門末後句也。有云如月在天。影含衆水。時無礙。處無礙。始終一貫。則末後句。亦是最初句。最初句亦是末後句。然我禪門中。本無如是商量。商量。則識法者懼也。拈頌說

世尊。初入摩耶胎。直與三十三人。摠授立記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各傳一人。勿令斷絕。頌曰。摩耶肚裏堂。法界體一如。卅三諸祖師。同時密授記。般若多羅付法傳

世尊。在雪山。六年。因星悟道。既知是法之未臻極。遊行數十日。歲在壬午。特尋訪于真歸祖師。始傳得立極之旨。是乃教外別傳之源也。梵日國師集

世尊。在靈山法會上。爲迦葉。分半座。舉花枝。示雙趺。對衆密付。文殊普賢。八萬菩薩衆海。罔知迦葉入處。是乃教外別傳之派也。梵王決疑經及宗道者傳

訣曰。自迦葉阿難二尊者。至六祖慧能大師。所謂卅三也。教外別傳之旨。迥出青霄

之外。非徒五教學者難信。亦乃當宗下根。茫然不識。

問。迦葉阿蘭位在聲聞。豈堪教外別傳之旨乎。

答。迦葉阿難。應化大聖。百千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况已授密記者耶。正宗記

世尊。偈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此固教外別傳之謂也。

智度論

諸佛說弓。諸祖說弦。教家無礙之法。方歸一味。拂此一味之跡。方現禪家一心。故云。無

盡性海合一味。一味相沉是我禪。順正錄及真正錄

問。圓教中性海。則自體雖不可思不可說。始修法界之因。終證法界之果。若海印則。自是訂體。離因離果。與禪門正宗心印。可和會否。

答。相似而不相似也。華嚴雖明無盡法界。坐在因果域內。證之者須經見聞生解行生然後證入。故。未透義路之窠臼。亦未脫十種之病源。豈比別傳禪旨耶。海印者。雖離因離果自從因果處。歸亡因果處。有因者始迹。有果者終迹也。禪門密傳之旨。本無法界之因更無亡因。本無法界之果。更無亡果。本無因故。無萬行之路。本無果故。無證果之門

況學者所參話頭。沒語路沒義路沒滋味。不滯十種病。不涉全提見。亦不涉破病解。忽然噴地一發。則自然洞明一心法界。亦洞明不思議境界。所謂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者也。況宗師所示手段。據法離言。殺活臨時。或作青天霹靂。或起平地干戈。劔刃上能撲人電光中能穿針。雖上根大智。不容思議於其間也。

問。頓教中一切法。離心緣相離名字相。一念不生。訂時亦無能入者。可與禪門密旨合否。答。相似而不相似也。頓教一念不生。泯絕無寄。故坐在死句坑中。然若不洞明一念不生之解。則無以攝此行也。圓覺云。得法界淨者。即被淨解。為自障礙。此之謂也。若論所訂真如。則必有能訂智體。若有不生妄念。則必有所生正念。又有從信而至佛地之迹也。禪門密旨。則本無一念。不生何念。念既本無。信位何立。信位不立。佛地何有。雖說最上乘。本無最上乘。況學者所參活句。如一團火。近之則燎却面門。無佛法措着之處。只有大疑。如烈燄亘天。忽若打破漆桶。則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圓得也。然則。雖證理成佛。只得素法身者。可與同論也。故云。祖師傳心處。如鳥飛空。永無蹤迹也。華嚴疏云。圓頓之上。別有一宗。此禪門之謂也。堅禪章及  
決疑論

訣曰。圓教有無礙緣起之解。頓教有離名絕相之解。禪門無摸索沒巴鼻。

問。楞伽經性宗之法。達磨帶來。要證據心地法門。故歷世分付云云。可乎。

答。此亦不可也。佛為大慧菩薩。大海隔絕處。談佛性義。意欲激發二乘。捨小慕大而已。

止可在方等部中。安可證據禪門耶。引古辨  
今錄

重峰祖師云。達磨初來。以正法眼藏。密付慧可。只觀僧那禪師。可師  
傍傳執筏堅固。不得祖師

正法。將恐以愚惑情破滅正法。故假設方便云。楞伽經四卷。是我心要。付慧可兼傳之。

然則祖門傳楞伽者。為僧那止啼之黃葉耳。海東七  
代錄

問。般若經云。諸佛從此經出。故稱般若為佛母。然則以般若為宗可乎。

答。亦不可也。般若此翻智慧。若是智慧。則舍利弗為宗主也。般若以前。所說法皆為戲

論。故經云。闍除戲論之糞也。是故當知般若。是聲聞祇痔破癰之良藥耳。安可為禪門之

宗主也。鑑昭  
錄

聖住和尚。常扣楞伽經。知非便舍。入唐傳禪法。

道元和尙。常究華嚴經。一日乃曰。圓頓之旨。豈如心印之法。即舍之。亦入唐傳祖印。七代  
錄

訣曰。周金剛之舉火。亮西山之冰釋。孚太原之聞鼓角。海越州之得寶藏。至於靈默之回頭。良遂之稱名。凡以此也。

新羅文聖大王。問無染國師曰。禪教高下。爲寡人辨釋。

答。百僚阿衡。各其職。帝王拱默廟堂之上。萬姓以安。王聞之大悅。無染國師別集

講華嚴座主。問螺磯國師曰。教之三種根機。與禪之別傳一機。請爲我辨釋。

答。世尊。向生死海中。張三種網。擁人天魚。豈將三網所擁之魚。比况雲外注甘露之神

龍耶。螺磯別集

訣曰。禪門正傳之機。一似三網之上雲外之神龍。一似百僚之上廟堂天子。其尊其貴。不辨可知。

於是。教學者五六輩。憤然作色。問清虛曰。禪家發言。越分過度。無乃有其眼。而無其足乎。

清虛正色而對曰。禪家具眼具足。寧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脫者。禪家之眼也。不見他人非。常見自己過者。禪家之足也。於戲。世降聖遠。魔強法弱。視正法。如土塊。我之此

語。正如持盃水救輿火也。五祖和尚云。守我本心。勝念十方諸佛。因指天詛盟曰。若我誑汝。我被世世虎狼所食。學者到此。若不生悲感。可謂與木石無異也。故古德云。重教輕心。雖歷多劫。盡作天魔外道。

禪教訣示惟政大師

今禪者曰。此吾師之法也。今教者曰。此吾師之法也。一法上。同於同。異於異。而指馬交諍。嗚乎。其孰能訣之。然禪是佛心。教是佛語也。教也者。自有言。至於無言者也。禪也者。自無言。至於無言。則人莫得而名焉。強名曰心。世人不知其由。謂學而知。思而得。是可愍也。教者曰。教中亦有禪也云者。出於非聲聞乘。非緣覺乘。非菩薩乘。亦非佛乘之語也。然此禪家入門之初句。非禪旨也。世尊一代所說之教也。譬如將三種慈悲之網。張三界生死之海。以小網擁蝦蜆。如人天小乘教以中網擁魴鱒。如緣覺中乘教以大網擁鯨鯨。如大乘圓頓教俱置於涅槃之岸焉。此教之序也。其中有一物。豈如朱火。瓜如鐵戟。眼射日光。口吐風雷者。翻身一轉。白浪滔天。山河震動。日月晦暝。超出乎三網之外。直上乎青雲之端。注甘露而益羣生焉。正如祖門教外別傳之機此禪之別於教者也。此禪之法。吾佛世尊。亦別傳乎真歸祖師者也。非古佛

之陳言也。今錯承禪旨者。或以頓漸之門爲正脉。或以圓頓之教作宗乘。或引外道書說密旨。或以弄業識爲本分。或以認光影爲自己者。至於恣行盲聾棒喝。無慚無愧者。是誠何心哉。其謗法之愆。余何敢言。吾所謂教外別傳者。非學而知。思而得者也。須窮心路絕。然後始可知也。須經自肯點頭。然後始可得也。師不聞乎。自釋尊拈花示衆。迦葉破顏微笑。乃至於口而傳之後口。達磨廓然無聖。六祖善惡不思。讓師車滯鞭牛。思師廬陵米價。馬祖吸盡西江。石頭不會佛法。至於雲門胡餅。趙州喫茶。投子沾油。玄沙白紙。雪峯輓毯。禾山打鼓。神山敲鑼。道吾作舞。斯等皆先佛先祖。同唱教外別傳之曲也。思量得麼。擬議得麼。可謂蚊子之上鐵牛也。今當末世。多是劣機。非別傳之機也。故只貴圓頓門。以理路義路心路語路。生見聞信解者也。不貴徑截門。沒理路沒義路沒心路沒語路沒滋味無摸索底上。打破漆桶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今師對八方衲子之輩。下刃要緊。不得穿鑿。直以本分徑截門活句。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宗師。爲人體裁也。若見學人不薦。便與拖泥說教。瞎人眼不少。若宗師。違此法。則雖說法。天花亂墜。總是痴狂外邊走也。若學人信此法。則雖今生未得徹悟。臨命終時不被惡業所牽。直入菩提正路。

也。昔馬祖一喝也。百丈耳聾。黃檗吐舌。此臨濟宗之淵源也。師必擇正脉。宗眼分明。故如許縷縷。莫辜負老僧也。若辜負老僧。則必辜負佛祖之深恩也。詳悉詳悉。

又示別紙

千里之驥。豈假鞭影。曠野春風。想必如流。然古人云。見道易而守道難也。師居常勉護毘尼法。勿相違解行。勿說他人過。勿議朝廷事。勿看外書。勿視邪色。勿聽甘言也。衾枕之所畏。况外人乎。勿近諂笑也。塵人之所病。况道人乎。勿以聰慧貢我。勿以文字慢人。至道無人也。真理無我也。須常守己事。常省己過。以質直爲體。以慈忍爲用。以青山白雲爲棲息處。以水月松風爲知心友也。則庶幾乎道人也。

○臨濟下第廿五世  
太古下第六世 弘覺登階禪師。堂號浮休。法諱善修。俗姓金氏。古帶方槩樹人也。父積山。母李氏。以嘉靖癸卯二月戊子生師焉。師甫歲。啓父母曰。浮生滾冗。吾將出世。辭入智異山。從信明長老剃髮。謁芙蓉大師。盡得心法。師善書法。與松雲政公齊名。漢人能書者。見師所書之字。以爲筆精健勁。古不易得云云。壬辰之亂。師隱身於德裕山巖穴中以避之。亂平。師如伽倻。明將李宗城。入海印寺。見師忘皈。臨別贈詩。以寓眷眷之意。

無何移九千洞宴晦。一日瞑目誦圓覺經。有一大蟒來聽。夜夢一老翁拜謝曰。蒙和尚說法已難苦矣。萬歷甲寅。師自松廣。之七佛庵。翌年秋七月。示微疾。召上足碧巖大師。付法曰。吾意在汝。汝欽哉。至十一月初一日。日纔中晡。沐浴歛。喚侍者索紙筆。書一偈曰。七十二年遊幻海。今朝脫殼返初源。廓然空寂元無物。何有菩提生死根。偈畢。泊然而逝。(佛紀二六)報年七十三。坐夏五十七。門人關維。收靈骨。樹浮圖凡四處。海印。松廣。七佛百丈也。後五年。光海主追加弘覺登階。

附青梅禪師祭五大聖師文

維萬曆丁巳。智異山弟子某等。謹告于

故大聖師尊靈。性身非色。真說無聲。於非身顯相。分形千億。於真說顯言。教演河沙。惟我五大聖師。從真淨界。入生滅藏。稀有稀有。如曇花次第而開。奇哉奇哉。似覺樹隨時而秀。開三門於鐵壁。擄虜魚龍。拔一刃於霜天。沉埋佛祖。空中撮影。隨機之化曲盡。火裏生蓮。爲人之心微困。如非大光明藏中親見聞。必是摩耶肚堂裏同授記者。登階尊者。肉身菩薩。降跡同塵。逢場作戲。暗撒真珠。(登階謂碧溪正心也)

碧松國老。嘆世無常。脫入空門。當機揮刃。劈空電影。芙蓉大士。博取及人。衆聖同規。橫拈倒用。無不得暇。清虛摠判。身一片雲。志千里鶴。空諸法藏。碎萬祖骨。浮休大士。聰明天縱。道洽真空。具體作家。海內蒙光。

嗚呼。塵非常住。永歸寂滅。悲風動樹。愴月臨軒。弟子等。追慕無窮。奉

命寫真。祖堂重開。奉安于茲。瞻仰慈容。壁上生風。聊備香花。恭陳一奠。伏惟尚饗。

智異山青梅禪師。法諱印悟。燕谷寺僧。奉命定祖位如此。今我亦從梅師之舊。止于虛休兩師。而兩師以下。各有派譜。此不具錄。但取其有碑狀者。入之編年云爾。

青梅大師十無益頌

一心不返照看經。二不達性空坐禪。三不信正法苦行。四不折我慢學法。五欠人師德濟衆。六內無實德外儀。七心非信實巧言。八輕因望果求道。九心腹無識我慢。十一生乖角處衆。

43R-69

朝鮮佛教通史中編 朝鮮禪宗臨濟嫡派 (青梅印悟)

三七八

朝鮮佛教通史中編 終

終